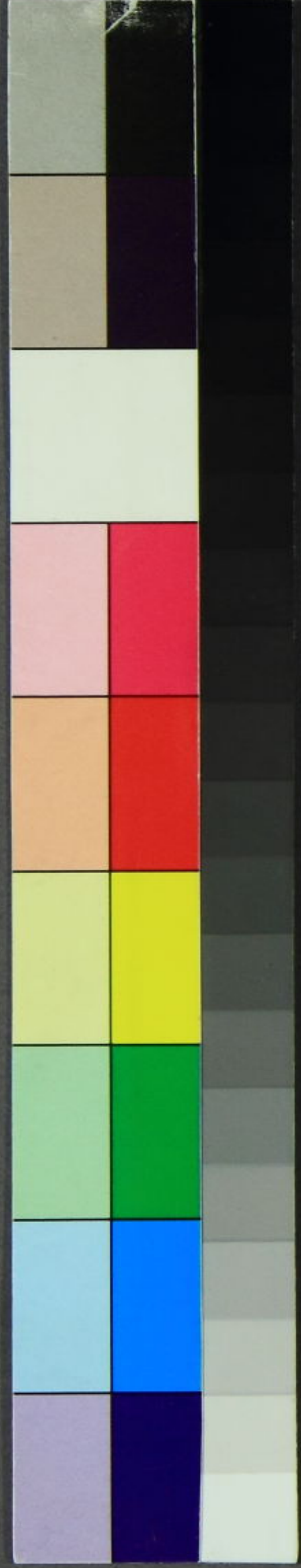


南坡文集

共四

~ 16  
2434  
2



和  
號 2434  
卷 4-2



南坡相國文集卷之三



劄

戶曹判書辭免劄 甲子

伏以溷劣微臣濫蒙 天恩職忝承宣效蔑絲毫瘳曠  
之罪合置刑章不意茲者 嚴譴不加 謬恩橫被擢  
長民部 昇以邦計臣聞 命驚惶罔知攸處度支之  
任其責極重雖在豐亨無事之時尚難其人況今公私  
赤立已到十分地頭外而軍無見糧庾癸方急內而府  
庫空虛經用匱竭田制不正歲入日縮小民失哺怨咨  
盈路苟非善於治賦裕材利民者莫可優為臣本拙踈

南坡相國文集卷之三

一

百無一能而其於錢穀一事尤似面墻無中生有量入  
為出使財用不乏民怨不興決非如臣者所能為也臣  
之此任萬不近似而含糊就列若將能辦者然他日償  
事之後臣雖萬被誅戮固不足惜其於國事何哉加  
以犬馬之質稟受虛弱數年之前重得偏虛不仁之瘡  
脚力痿痺行步蹣跚精神昏憤失前忘後其他種種疾  
恙難以名狀尋常職務猶患難支煩劇之地實非所堪  
抑臣之所大惧者臣行身無狀曾在昏朝隨叅庭請罪  
累在身清議難容雖蒙聖恩剪拂以用而至於正卿  
之職班聯八座官序最高如臣負罪者何敢抗顏冒居  
玷辱名器乎以此以彼決難承當伏願聖明察臣危  
懇特命鑄改臣職以授他人不勝幸甚臣無任瞻天  
祈懇之至取進止

再劄

伏以螻蟻微臣猥將私悃前後上瀆天聽非一再矣  
今且呈告至三加由之命又下必以臣可堪驅策故  
也謹罰不加恩遇愈隆臣非木石之頑豈無感激  
之心乎茅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有不安於心  
者則必呼父母而懇之今臣有悶迫情悃何敢以煩瀆  
為嫌不盡所懷於君父之前乎臣之懇乞適免非敢

彈勞也非敢避事也一則疾病沉痾筋力不逮一則罪  
戾在身公議難容疾病則當以顛仆為期罪戾則為終  
身之累雖蒙 聖上曲加剪拂玷累猶在終難湧滌羞  
愧一念橫在胸中見正人則頭搶地聞正論則面發赤  
戴天履地若無所容臣之情亦戚矣若使臣在於冗散  
末班則省循安分甘為 聖世之棄物豈敢每每引咎  
辭避至此乎今臣則不然過蒙 聖上寵擢之恩階為  
崇品職是正卿舉目班行身負大累而忝冒六卿者有  
幾人乎六卿之職下三公一等九千 國論無不與聞  
目今 國有大論三公六卿逐日論列而臣出聽外間

之議入聞造中之語曾參庭請者決不可參預於此論  
蓋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安有身先犯罪而論人之罪乎  
臣之負此罪久矣臣之忝此職亦久矣羞愧之甚竊據  
之難非今日始覺悟也從前累瀆於 冕旒之下而未  
蒙 允許及至今日遭遇 朝家大舉措然後益知其  
決難仍冒如是而後他笑罵強顏隨行則其於廉恥何  
哉帝王之治當以礪廉恥為先臣之此言非但為私也  
亦是 國家砥礪廉恥之道也伏願 天地父母曲賜  
矜憐特許滯免臣職以重名器以安愚令不勝幸甚

加資辭免劄

甲子十月

伏以爵賞乃是人君命德之器古之帝王敬袴猶藏一  
笑必惜况以名器之重加之於罔功之人乎臣本無才  
德只以刀筆小技前此累蒙賞加人之視之有若工匠  
然臣常羞赧今者又以 玉冊書寫之故 特下陞秩  
之命夫數行 冊文繕寫之後不過半餉之微勞而崇  
祿峻秩賂取於筆端 朝家命德之器豈容如是舛施  
乎臣猶自愧公議謂何况 冊寶無輕重之差而 賞  
典有彼此之異臣心尤不自安無所容措伏願 聖明  
還收賞加之 命以重名器以安愚分不勝幸甚取  
進止

戶曹判書館伴辭免劄乙丑

伏以臣於昨日 遙中敢以館伴重任決難承當之意  
仰瀆 天聰而言不盡意未蒙 許適臣誠悶迫罔知  
攸措自前僉伴之任極一時之選不以學士太監而有  
所輕重稽諸 祖宗朝故事歷歷可數臣人微望輕性  
且踈巧識慮短淺言語拙訥立朝三十年来未嘗一為  
接伴之任其於應接華人實未諳委周旋應變得其歡  
心決非臣之所能為也往者閭登出來時以戶曹判書  
金弊為館伴而以其病昏不能察任加出一負館伴二  
負既非古規故近來只出一負而例以度支之長兼為

延接都監提調上年李廷龜為館伴臣為提調方為設局料理矣及今的報出來之後無端減去一員以臣無為館伴若曰太監館伴不必以文翰手為之云則代以他人猶之可也豈可全然減去乎兩太監一時出來乃是非常之事在我待之之道亦不可以常規處之館接之負宜加不宜減而今乃不然并與近例而革罷獨使一意竭力措備許多所需尚患難辦一邊伺候衙門檢飭諸事一邊料理拮据不至匱乏一人精神筋力勢所不逮况臣素多疾病疴羸日甚宿病新恙迭相為患以如許癘疾當國家大任不幸顛仆則其為狼狽可勝

言哉惟此一著 國事所關非細伏願 聖明特下臣章子 廟堂更加商議仍遵已定之規不改可堪之人不勝幸甚取 進止

戶曹判書時劄 乙丑

伏以毛營銀臣所建請者也還償之事不為區處而臣病勢沉痾將無以復起供劇萬一加重至於去職則朝廷不知臣作何處置而 國家必有難處之患矣茲敢收拾餘存之物以為還報之資不足之數則請令 廟堂裁處焉今者 詔使之行臣預有此慮節用人參故今之所餘十有餘介以平價論之則可直銀子累萬

兩設令減價小不下一萬五六千兩而 天使進上及  
發賣黃金約可六百餘兩除出百餘兩以為 國用其  
餘五百兩亦可充給三四結布餘存亦且四十餘兩以  
此留穀則可得數千餘石而此外未足之數猶且七八  
千餘兩矣前者 登對之日伏承 聖教以田結收布  
勿為留儲盡為買銀以用毛銀還償事 天使過後更  
為議之為 教大臣則請以舟師軍價布還償云此則  
乃指三萬兩都數而言也今之不足者只是七八千兩  
則可謂思過半矣而該曹之力萬無辦出之勢請令  
廟堂從長商議或以舟師軍價布或以回谷使倭銀務

准其數幸其茅未知都督只捧本價而不責剝教耶伏  
枕呻吟之中竊不勝其憂慮敢此陳 達取 進止

文廟碑石書寫辭免劄丙寅

伏以臣父母墳塚在通津年來久闕省掃松楸之戀多  
矣頃於解職之日輿疾行拜掃丘壠及其還也伏見  
該曹移關 文廟碑石令臣繕寫茲蓋 聖明記念微  
臣小技有此 特命非但臣感激深深臣之拙筆剝削  
貞珉垂之不朽則於臣亦榮矣敢不藉手而書之第臣  
肩臂之痛尚未痊可偏枯不仁寧縮拘牽着巾結帶亦  
且須人實是未死底廢疾之人安有筋力及於筆硯問

乎把筆則手指緩弱視字則眼有昏花以此楷正之書不成形樣斯文莫重書後決不可承當當初該曹以臣抄啓而臣終始固辭者以此故也伏願 聖明改命他人使之寫完幸甚臣往來之際觸冒暑熱以致舊疾增劇顛仆江上伏枕呻吟新有重職之命而不能甯謝臣罪大矣不勝惶恐隕越之至取 進止

經理使時劄 丁卯三月

伏以臣嬰疾既久精神俱耗江都經理之任決難承當曾於 榻前冒昧控辭而言涉猥藝種種病狀不敢盡瀆 天聽辭不達情 聖批不允臣悶默而退取見應

行節目則料理之難茫如捕風臣誠憂慮不知所出竊念征繕撫摩勢難兩全悉於辦事則民弊必多徒務恤民則事不成就不煩民而能濟事安有是理以事自中修繕一事言之則緊關各衙門雖有徐為造作之 教至於 廟社權安之所及內外倉廩則不可不趁即構造材木從何辦出後夫當用何人欲買則無價欲為役民則民怨必興百爾思量計設奈何臣竊聞兩南軍兵今雖罷遣畿內水卒尚未放還除出舟師兵船十餘隻每船定給水軍三四十名悉往德物島近處斫伐松材則往還不過旬望而材可足用矣若曰飢羸之卒泛軍



已久臨罷之日不復責力後則又有一策焉仁慶宮別  
堂別殿羅絡山上無人守直將為鬼魅之所撤此材瓦  
略變其制度而移構則以無用為有用而民弊亦可省  
矣此非 祖宋朝法官而蓄民怨以成者也撤而用之  
恐無所妨二者俱不可為則臣亦不知所以為計請令  
廟堂規畫指揮幸甚且本府城內民家櫛比而皆是草  
屋非但溢容難堪脫有火災近勢可畏况緊關各衙門  
早晚設於城內則民家之最為稠密者所當移出城外  
將以何物給其家代之價耶欲以空場田地相換則罷  
場之事未蒙 允許欲以價物題給則價物無出處當

何以處之耶此等措明白指授令臣奉以周旋可也  
朝廷既無分付臣亦含糊不言若將可辦可能者然悠  
悠度日卒無所成而萬一不幸再有 播越之變則臣  
於此時雖被重律尚何益哉臣且念經理保障之策當  
以貯軍餉得民心為先務而本府租穀萬餘石移轉海  
西誠出於不得已也其代以下三道今番所募之粟尤  
之可也三南所募之穀米則四千餘石荒正租約可一  
萬數千餘石矣近海之邑則船運上送山郡僻邑則實  
木以送而募得木綿二十餘同亦有一併上送事悉  
懇下諭于三道監司宜當本府中軍崔擇善最得軍心

一府束伍之軍愛之如父母矣今為月串令使軍情缺  
然莫不咨嗟願留此人受此任已久若無陞遷調用之  
路則亦非激勸之道 特除相當京職仍在本任亦當  
并令 廟堂酌宜施行幸甚取 進止

戶曹判書時劄丁卯

伏以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水旱風雹史不絕書然曠  
乾之慘豈有如今日之甚者乎十日不雨尚且無禾况  
三月不雨乎二穀不升猶謂之飢况百穀俱無乎近日  
驕陽益甚烈日如烘草木焦枯川澤渴涸農夫輟耘相  
向痛哭其為慘惻可勝言哉民以食為天國以民為本

民天既絕邦本先蹶則其何以立國乎以今日事勢觀  
之敵國外患非所憂也城池器械非所慮也唯此旱魃  
之災至於此極大命近止人類將盡劫迫之災剝床及  
膚汲汲遑遑莫保朝夕者也 朝廷皆以春賑飢為  
憂而不待來春今已絕食飢餓之民只以木皮草根野  
菟豆葉以充口糧西民流離出來者聞臣斬受賑恤之  
任號泣於臣嗷嗷望哺者日且至集而世少經費之外  
救荒之資略無所措其將何物以救之耶非但兩西之  
民也畿甸百姓亦將扶老携幼繼續而至矣未知何以  
處之以經費言之則一年稅入僅止九萬石而一年用

度則至於十一萬石其他科外之用不在此限雖在豐稔之時冬三朔三手糧正月等百官祿俸每患之絕例以京畿當年田稅催捧補支矣今年則畿甸凶荒乃如此田稅三手糧准捧難期三手之食百官之俸備給無策百爾患之固知所處臣竊聞嶺南中道以上湖西一半亦被旱災兩麥全無民方阻飢明年稅人之縮後可知矣獨有湖南一路雖不至豐稔亦可謂稍勝於他道而朝家之允百倚辦皆靠於此道本道之民何以堪之哉無論被災與否生民之困苦愁怨則一也賑飢之難既如彼經費之竭又如此內而百官揭腹衛士脫巾

赤子流離盡填溝壑外而盜賊竊發勝廣之徒鋒起外寇憑陵溪壑之怨難充則國之亡無日矣思之至此寧欲無恥以時病所在言之則諸上司各衙門無同心共濟之意有越視秦瘠之心各私其衙門各庇其部下今日減一物則明日請復設焉今日減一吏則來月請復舊焉小物則謂之微細而不減大事則謂之舊規而仍存山澤之稅魚鹽之利無所取資盡入下吏之囊橐而地部推之則慳惜而不與養軍兵備器械實是今日之急務然凡所興作當觀糧食之有無而今則不然養兵而糧不在先興工而料無出處臣竊聞焉嗚呼今茲

之旱未知其事之應而仁愛之天必有所以而然伏願  
聖明益修厥德痛加刻責下 哀痛之教以慰民心揮  
乾剛之斷悉去浮費一以衛侯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為  
心焉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粟大夫  
不食梁伏願 聖明留神焉若以事為間救急之策言  
之則都監砲殺手之料兇弱之外或給九斗或給十二  
斗或給十三斗而其中老病無用者居多今遇無前之  
飢饉若不顧後日之用而一依常年俵給開春之後歲  
入頓減 國儲板蕩則雖欲准數題給勢不可得與其  
多減於一時莫如此此預減俾無猝之之患可也九斗

以上受料者姑減一斗明年兩麥成熟後還為復舊尤  
甚老殘之卒亦宜清汰實合事意此外凡百受料之人  
上自掖庭下至各司胥吏各減一斗其中尤涉冗食者  
亦為減去則所費稍減矣彼無辜之民將盡為溝中之  
瘠而力不能遍救獨於此輩何可厚其廩給也 御營  
之軍其數甚多更視前頭事機或使之在家待變宜當  
各衙門軍官一年所食多至三千二百餘石此亦半減  
以待荒政少歇更為復設庸何傷執惠民署藥材貢物  
限一年蠲減以為救荒之用而除出若干給與典賣販  
買劑藥則足以救急矣議者曰藥材活人性命不可作

米云不服藥而生者有之矣不食穀而生者未之有也  
其間輕重不難知矣司僕寺各處屯田所出甚多限一  
二年全委賑恤聽其為補用豈淺哉斜付之價最為  
難支向年大同廳設立時徒知各司典僕之被侵不念  
日後經費之難絀乃以大同廳所捧之米除給斜付之  
價矣大同罷後自本曹題給一箱所給至於四十餘石  
一年通計則五百石愛矣涓流足以成海積羽足以沉  
舟月計雖少歲計則多雖在平日紅腐陳陳之時無前  
之事創設為難況此 國儲虛竭之日乎斜付給價之  
事姑為停罷仍舊施行徐待年豐更議處置九事數者

之外不可不急急變通者其推宜惠廳物膳及雜上下  
之價乎當初定價務為適中而及此凶年市價太歇撮  
其一事而言之則積梨至微物也而一箱之價至於一  
石二斗蠟鹽至賤產也而一缸之直至於二石他物莫  
不類此當此身米乏錢之日不腫之物折價太高剝生  
民之膏血以充牟利之徒口吻之食豈不痛哉今宜減  
價取其贏餘以補賑飢之用今秋作米量宜減除則民  
之蒙惠莫大於此雖不賑救足以自活矣全羅道每師  
一年除防取其格糴以補西餉以賑西民則允為便益  
國家之事當觀其緩急而致力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弱

矣至於眾子忠義之祿各浦鎮堡邊將之俸議者言之  
 久矣亦為限年停俸以紓 國用此外凡百修繕營造  
 之事無論巨細一切姑停全以救活斯民為務則守邊  
 禦敵亦在其中矣議者皆以己未庚申年間飢荒之事  
 為言而其時則兩西完全下三道元穀尚多與今日事  
 勢大相不同矣臣智慮淺短才局淺如無一毫裕財生  
 穀之策悠悠泛泛苟度時日直至明春中外糜爛莫可  
 收拾當此之時臣雖萬被誅戮何補於 國事伏願  
 聖明勿以人廢言 下臣章子 廟堂使之深思却顧  
 熟講爛議勿為循例覆 啓務為著實救急之圖不勝

幸甚臣無任惶恐戰灼之至取 進止

判義禁辭免劄 戊辰冬

伏以王府之官職是讞獄責任其大而長官尤重如臣  
 濼穢何敢承當不稱之譏固不暇論而臣之本職及兼  
 帶賑恤之任俱是錢穀劇務臣年來衰病日其精神日  
 耗眼疾比劇一日不見物雖專心一意只察本曹之務  
 尚多昏謬之失况 王獄重任決難兼察前者金蓋國  
 以度支之長兼察金吾控辭得請云此乃已成之前例  
 也伏願 聖明亟遞判義禁之任公私幸甚臣之此言  
 實非虛讓事勢誠出於不得已也臣無任祈懇之至取

進止 答曰卿才高且敏足以兼察勿辭盡職

戶曹判書辭職劄

伏以狗馬賤疾言之猥褻不敢毛舉仰溷 天聽而大抵臣之病根出於風痺而痰喘為主故每遇寒節輒復增劇歲以為常矣頃因內傷外感之瘵遂致舊疾復作轉輾危苦委頓床席不得已冒昧呈告至於再三加由之命又出格外臣悚懼罔知攸處臣之所患非一朝偶感之瘵積病纏繞已至難醫之域天令稍寒則便成癘廢之人加以四五日內添得新恙耳有風雷鼓吹之聲不聞人語眼有昏花烟霧之氣視物不明安有

寢食視聽俱廢而可以為人者乎抑臣所大惧者臣自少精神短少遇事茫然近年以來憤益甚昏昧不省失前忘後該司胥徒恣行奸頑而矇不覺察錢穀文書虛偽相蒙而漫不考覈其他錯認違誤之事不一而足罪戾山積公議甚峻臣惶恐踧踖置身無所若使臣有一毫舉職之效而厭憚劇務如是辭避則非唯不達罪之可也今臣才局不逮處事昏謬前後忝叨本任不職之事甚多豈可仍冒致誤 國事乎伏願 聖明察臣危懇 特許遙免臣職以便公私不勝幸甚取 進止

判義禁辭職劄 戊辰

伏以金吾之長職是奉貴而責任甚重決非如臣人微  
望輕者所可承當且本職機務浩煩難於兼察頃嘗  
上章乞解而 獎諭丁寧不許適免感激之餘惶悶益  
深伊時適有逆獄不敢更辭龜勉供職矣今者 乾剛  
夫決獄事究竟茲敢不避煩猥復申前請伏願 聖明  
垂察焉臣歷考禁府所在先生案以判義禁除拜戶判  
者例適禁府無一人仍為兼帶誠以錢穀之務本來繁  
劇不可更無 王府重任故也 先朝已成之規斑斑  
可見况臣本以癯羸孱弱管年來衰朽益甚精神昏耗失  
前忘後眼疾漸劇將不見物雖使臣專心一意只察本

任猶惧其不能舉職况兼度支金吾二重任而能不債  
事者萬無其理近日嘗試以驗然後益知其終不能堪  
也伏願 聖明依 先朝舊例 特遣臣兼帶判義禁  
之任使農馬之知得以專一幸甚臣無任祈懇之至取  
進止

戶曹判書辭免劄 戊辰

伏以昨者政院奉宣 聖旨令臣察任賑恤之事亦令  
臣勾管臣聞 命悸恐罔知攸虞臣奉職無狀處事昏  
謬曾忝地部重被臺評庶可凜雪自新以贖前愆而素  
性冥然猶不知後再叨本職又被彈駁循私修飾不以



實對奸吏猾胥之所為人臣之罪孰大於此下流之人  
衆惡所歸無論身犯與否論劾至此臣雖寃痛亦所自  
取內訟不服尚復誰尤幸賴 聖度如天棄而不問曠  
蕩之典雖極感銘公議之發實非偶然何敢更齒周行  
以辱名器臣即當 上章乞逭而又以洪患數解由事  
方在應推之中而公絀不出尚未置對負罪之身不敢  
偃然呈告席藁私室悶默度日至於考績大事亦且廢  
却臣罪至此尤大不意今者行公之 命遽下臣惶恐  
悶感不知所以為計臣前後荷 聖上剪拂之恩夙宵  
一念唯思竭力供職以效涓埃而觸事招尤動輒獲罪

環顧 朝端如臣耐彈者有幾人哉六卿之職班聯八  
座責任甚重而授非其人彈劾連仍其為清朝之羞辱  
可勝言哉臣行身如此受人輕侮號令不行於胥徒小  
官慢罵而無忌臣雖欲貪戀爵祿笑罵從他其於 國  
事公議何哉伏願 聖明諒臣危懇亟 賜鑄罷以謝  
公議以安愚分不勝幸甚以常規言之則時推之負不  
當經先乞免而新承察職之 命進退狼狽不得已冒  
昧陳悃罪當萬死臣無任激切隕越之至取 進止

三宰辭免劄 庚午

伏以臣積疾沉綿玷累在身分甘退伏絕意榮進今茲

新命出於夢寐之外感激兢惶撫躬措茅推政府西  
歸職是清華如臣滓穢莫宜居之三告乞遄未蒙允  
許臣誠狼狽罔知攸處人雖不言自知已審况有人言  
極其醜詆者乎伏聞銓曹之官以臣注擬之故亦被訾  
詆云臣之無狀雖被重論固所甘心至於累及銓官豈  
非未安之甚乎暗昧之謗不近之說群憾簧鼓遂成機  
穿區區寬鬱無路自白然亦莫非緣臣無似自取多口  
之致尚何尤哉幸賴 天恩成之德終始拂拭臣仰  
戴 鴻恩糜粉難酬而俯察物情睢盱不已臣何敢抗  
顏周行汚蟻名器伏願 聖明察臣危懇 特許遄

免臣職毋令再玷 朝班公議幸甚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至懇情外之謗不須相較宜勿控辭安  
心行公

再劄

伏以臣漚血控辭 溫旨不允臣誠悶感罔知所出人  
之處世不畏公議不恤人言則是為冥然無恥之人而  
罪戾益重矣臣積謗如山公議不與而仰恃 聖恩強  
顏出仕則不畏公議甚矣人謂斯何臣年踰六旬瘠病  
日甚兩目將盲四肢不遂設令身無瑕點筋力尚不堪  
就列况臣癘痕百出見棄清議者乎政府之職地望清

顯公議之靳惜固其所也伏願 聖明亟賜鑄逆毋令  
滓穢之臣汚鱗名聖辜甚臣再瀆 宸嚴罪當萬死無  
任惶恐戰灼之至取 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至懇予  
意已諭宜勿固辭

三劄

伏以臣冒萬死再上辭章伏奉 聖批不覺感涕自零  
聖恩天覆海涵終始剪拂至於如此臣非木石豈無感  
激之心乎且君臣分義極嚴朝紳呈告亦有規例三告  
之後連章累瀆至於再三而不知止越今違例大矣如  
非甚不得已則必不至此誠以名器至重公議甚峻雖

欲強顏出仕不可得也此所以瀝血控辭不避煩瀆者  
也違慢之誅無所逃矣伏願 聖明俯察危懇亟賜逆  
免不勝幸甚臣每一封章心神悸恐汗流沾背而不能  
止臣之情亦惡矣惟 聖明垂察焉取 進止 荅曰  
省劄具悉至懇卿辭至此當勉副焉

工曹判書辭免初劄 庚午五月

伏以莫嚴者君臣之分可畏者人主之威人臣苟非悶  
迫之至曷敢觸犯雷霆籲呼而已乎今臣以區、私  
悃前後仰瀆 宸嚴不知其幾每一封章心神悸恐不  
寒而栗然而瀝血哀籲而不知止其為情事之悶感可

知矣臣賦命陰蒙百病纏身而阿睹之病偏虛之瘡最  
是難醫之疾左目全不見物所視者只是右目而亦且  
不能遠視人不至前則雖親知不辨其誰某書不視眼  
則雖大字亦不得見馬行步之際不分高下如瞽在途  
有相而行駭人所見甚矣其他種之諸瘡言之猥褻豈  
敢縷數作瀝 天聽乎臣曾拜樞職久未肅謝今茲新  
命出於夢寐之外臣感激 天恩撫躬罔措所當重入  
脩門祇謝 恩命而委頓床席不能起身逋慢之罪不  
容誅矣三度請惡蓋不獲已而適 命猶新 恩由又  
加臣之臍臆 聖明有所未燭而然臣誠惶隕罔知攸

處嘆犬馬之齒非致仕之年官祿之念乃人情所同臣  
之疾病不甚沉痾臣之筋力足以供職則何苦每之辞  
避至於此哉伏願 天地父母俯察危懇將臣本職及  
兼帶提調丞 賜帝免以便公私幸甚臣無任惶恐戰  
灼之至伏地以俟鈇鉞之誅取 進止 荅曰省劄具  
悉卿懇卿其勿辭調理察職

再劄

伏以再瀆 宸嚴罪當萬墮而微臣悶迫之懷 聖鑑  
有所未燭故復抽肝膈之血仰溷 冕旒之聽伏惟  
天地父母庶幾於察臣伏奉 聖批以調理察職為

教臣之就閑調養今已十箇月鍼灸服藥靡不為之而尚無一毫差減是乃難醫之疾也豈於旬朔之間調治而得力於人之疾病難以智力免亦不可強而行之臣自聞 聖教不勝悸恐力疾強起昏眩還伏臣之情事極為悶感伏願 聖明俯察危懇將臣本職及兼帶提調丞 賜適免公私幸甚臣無任戰慄屏營之至伏地 俟罪取 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如是固辭似過 依前下教調理察職

三劄

伏以臣雖無狀亦有知覺豈不知 君命臣恭之義乎

臣再承調理察職之 教近日加意調治日望差愈而非但舊疾無減又自前月晦間添患暑暍濕熱上攻頭顱如破腦煩氣促支節疼痛飲冷無節寢食俱廢伏枕呻吟昏不省事自今警報屢至邊事多艱 遷陵卜日大後將興此非人臣言病之秋而疾疹之作非人力所及雖欲黽勉供職未由起身臣誠悶迫固知所處懇乞 聖明亟 賜鑄適臣三瀆 宸嚴萬死尚有餘辜伏地 以俟鈇鉞之誅取 進止

判中樞辭職劄 庚午七月

伏以臣聞卑不可以瀆尊瀆則不恭臣而不恭罪孰大

馬臣每將私悃越禮犯分仰瀆 天聽而不知止瀆擾  
之罪可勝誅哉臣頃忝水部賤疾方劇連章乞遄寧意  
籲呼至今思之悸恐不定 聖度天大嚴謹不加曾未  
數月 除命又下臣誠感激不覺涕零思欲一入脩門  
肅謝 是命力疾強起以試可行手足戰掉眼目羞明  
眩暈旋轉十步九顛右人云兩脰唯骨拜履俱艱雙瞳  
雖在黑白難辨臣之所患不幸近之臣欲出則病勢如  
此欲露章陳悃則惶感之心交戰于中遲回泯歎已過  
旬望竊念樞府雖曰閑局判事乃是峻秩實非軍職散  
官之比也臣若一向以煩瀆為惧虛帶官銜久不自處

則臣罪至此尤大茲敢復瀝肝血冒死哀籲惟 聖明  
之垂察焉臣退伏郊外窄與人接兩銓之官尚不知臣  
疾之輕重有時注擬况 九重遠於千里 聖明何由  
知臣病勢至此之甚也臣宛轉床席撫躬自悼伏願  
聖明察臣危懇將臣本職及備邊司、圍署提調丞  
賜遄免公私幸甚臣無任惶恐戰慄之至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至懇卿勿固辭安心調理

判中樞辭免劄 庚午十二月

伏以天尊地卑君臣之分極嚴臣是何人每將私悃越  
禮犯分仰瀆 天聽而不知止乎臣誠惶隕死罪死罪

臣三度請懇 恩由又加竊想賤疾輕重 聖鑑有所  
未燭茲敢不避猥褻悉陳沉痾之狀伏惟 聖明垂察  
焉臣初得左目矇瞶之症醫云此是內障久而不瘳則  
必有傳經之患矣斯言果驗今則左目全不見物右目  
亦不能遠視藥餌無良鍼砭不效其勢必至於兩目不  
見物矣惟此一病足為癢疾之人况偏虛不仁脇痛疝  
瘕痰喘吐血種種諸瘵迭相為患者乎頃日之出謝  
恩命非以昔疾今愈也 先陵改隧之日人臣今義不  
敢退伏私室忍痛扶曳一造 大庭俛俛然如瞽無相  
不辨高下舉目班行人面依倚瞻望 殿階如隔烟霧

臣於是日益增嗟傷逮夫 下玄宮之日乘曉詣 闕  
中路疝疾猝發下氣上衝臍腹澎漲不能屈伸下馬暴  
瀉始乃小定遲留之際時刻差晚僅忝於拜禮 奉慰  
之列而不及於望哭之時臣欲泄一哀力疾強起竟未  
得終始行禮有生如此不如無生撫躬自悼無以為心  
臣出而嘗試然後益知臣之病勢決難供職此臣總出  
掖入籲呼乞瘳者也抑臣有所不安者司園署乃是  
供上衛門而臣尚帶提調之號凡小各司之規如有切  
迫變通之事則提調或具由入 啓或移文該曹處置  
例也今臣病狀郊外殘司下人雖有問迫之事無處控

南坡集卷三  
訴且官負殿最乃是考績重事而臣久不能行公故本  
署官負無相接之事其勤慢臧否漠然不知以此夏等  
褒貶尚不等第前頭冬等殿最亦將廢闕豈非未安之  
甚乎以此以彼決不可仍帶職名伏願 聖明俯察危  
懇將臣本職及備邊司之圍署提調并 賜達免以便  
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戰慄伏地祈懇之至取  
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至懇所陳中司圍提調當勉副  
卿意卿宜勿為更辭調理行公

判中樞辭職劄 辛未六月

伏以臣退伏郊外一味委頓伏聞邊報甚急扶曳出肅

而年來狗馬之疾已極沉痾只存土木形骸而無復一  
毫筋力可以供職臣名尚在備局提調之末而未進  
參於籌邊之列雖在平日尚極遲慢况此危急之秋人  
臣分義豈容如是臣不勝惶悚悶感之至伏願 聖明  
亟命鐫削臣本職及兼帶備邊司堂上新授典醫監提  
調之任公私幸甚露章言病此非其時而上則 君父  
憂勤宵旰靡寧下則備局諸臣夙夜遑遑之日臣獨退  
伏私室臣有所不安於心不得已冒昧煩瀆無任慄  
恐戰慄伏地埃罪取 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備  
局提調當勉副焉



行知中樞辭免劄 辛未九月

伏以臣積疾沉痾僅近危喘而頃間又患難醫之痢疾  
必死之毒腫命在頃臾而僥倖僅甦蓋臣曾蒙 聖恩  
得兼醫局提調醫藥鍼砭不失時而然也此豈私力所  
能及哉臣誠感激只自銘鏤而已茅臣衰朽之中疾病  
稠疊素患眼暗偏虛之瘡已不能堪供職而又新經大  
病業敗益甚腫瘡所發之處筋骨攣縮寸步難動痢疾  
令成休息痢發作無時狗馬之疾愈往愈甚乃如此臣  
竊悶焉臣病未供職三載于茲矣虛帶官銜一味退伏  
只於 遷陵之日一造哀班去夏虜警方惡輿疾赴難

而已此外一未參朝請有時 命牌臨門亦不得趨詣  
積茲通慢罪難可逭且典醫提調有藥物上下取才付  
祿等事俱係不可廢之務也本監提調尤有二負一則  
大臣無帶大臣辭面豈可躬親小勞乎自前在下者為  
之而以臣病伏之故取才等事廢而不舉醫官之應受  
祿者無故停俸其為怨咨當如何哉身為病廢之人頓  
無趨列之望雖閑局冗官亦不得察任唯有解職投閑  
杜門養病乃臣之分也伏願 聖明察臣危懇將臣本  
職及典醫監提調一併遠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  
任惶恐隕越之至取 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卿

其勿肆調理行公

加資請削劄

宣祖大王懿仁王后丙辰年間

追上 尊號乃是昏朝時矯誣之事也王堂上

劄大臣獻議並與辛酉所上 尊號而刊去

王冊亦為埋置故丙辰年 王冊書寫賞加請

令該曹鑄削 癸酉九月

伏以往在昏朝丙辰年間臣以 懿仁王后王冊書寫  
賞格陞一資矣今者追崇 王冊將為埋置則 王冊  
書寫賞加豈可仍帶乎請令該曹鑄削幸甚仍念臣積  
疾沉痾日以益甚屏伏累年一不趨列至於 王候違

務受鍼之時亦未進參於問安之列人臣之義掃地  
盡矣如是而尚帶職名臣誠惶隕食息不寧伏願  
聖明俯察危懇臣所帶樞職一併遞免不勝幸甚臣  
無任伏地祈懇之至取 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  
懇今此埋置之舉非為字畫不精卿之追辭似或過  
矣且疾病如此則不得進參勢所固然宜安心調理  
勿為控辭

工曹判書劄 丙子三月

伏以 大行王妃挽章製述官 啓下時臣未參於  
抄 啓之中豈非以臣本不能文且有疾病故也臣

竊念古者虞殯之歌乃所以寄哀音而叙悲懷也滿朝群臣雖小官皆撰哀詞而臣方在六卿之列獨未製進非但臣心缺然臣脚病甚重未參陪祭之班而至於相縛之詞亦未撰進則洩哀無所茲敢不揆無拙唐突投呈此雖出於臣子至情而殊非該曹抄擇啓下之意僭越違格甚矣無任惶恐戰灼之至取進止答曰者劄具悉深用嘉賞劄辭甚合情禮勿為惶恐

兼判義禁辭職劄 丙子四月

伏以臣之癰病小無供職之望而國有鉅劄朝野

惶之人臣分義不可退伏忍痛扶曳甫謝恩命矣轉輒忝叨漸入劇地冬卿之職尚云不稱又長金吾豈所敢當王府之任極重且緊同叅訊鞫雖有諸僚判斷裁決專在長官使情罪相稱刑法得中豈如臣謏劣所能為哉惟良折獄古有明訓朝家政體慎簡是任决非人人所可冒據而今臣忝竊出於承之臣之所不堪者一也臣脚膝痿痺筋骨攣縮步趨拜跪乏班行禮等節俱不成形如或暫時植立則骨節酸痛有若轉筋以此之故一未進參於陪祭之列至於累差獻官之任而亦不得行逋慢之罪至

此而極矣臣之所不堪者二也今此叅將之行賚捧  
皇勅而來接待事例與差官迥別而如臣跛躄亦與  
儻接之任其何以揖讓周旋得免顛躓乎率人所見  
失儀必多臣之所不堪者三也今茲三不堪特其大  
段難處者也其他許多狼狽之狀何可勝言乎人臣  
之道既已休致則已如其不然而齒在朝列則事不  
辭難不擇燥濕乃是職分當然之事而病勢如此筋  
力不逮職務之可堪者行之不可堪者不得行有若  
自擇安便就歇避苦者然人臣之義掃地盡矣臣七  
八年來杜門伏枕不敢趨列者為此故也不然則臣

豈果於忘世無心官祿者哉誠出於不得已也今臣出而  
嘗試然後益知供職之難能也伏願 聖明察臣危懇臣  
本職及兼帶判義禁巫 賜遶免置臣冗散之班親近藥  
物得近殘喘則是臣之分亦臣之幸也伏願 聖明矜察  
焉臣無任伏地祈懇之至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  
懇接待所堂上當令該曹改差本職兼帶勿為控辭

父母墳遷葬時劄丙子十月

伏以臣以父母墳遷葬事呈告乞暇伏蒙 聖恩給由  
與馬且有澆奠床備給之 命此實稀濶之異數感極  
幽明不覺涕泗先零涕臣有不安於心者不得仰瀆

天聽先臣某 錄製於身死既葬之後故初不禮葬矣  
臣竊聞完興君李幼澄戊午年遷葬時有禮葬之事上  
洛君金時敏亦如之士夫間有詳言之者臣初不料昏  
朝之事不可援以為例撥拾所聞呈狀於勳府矣勳府  
據臣呈狀考例入 啓其啓辭有曰往在 先朝海城  
君崔滉遷葬時本府入 啓請給造墓軍則 答曰允  
當有棺槨石灰加賜之事仍 傳曰本家如有力不逮  
之事卿其隨便助力事 下諭于京畿監司其後漢川  
君黃琳完興君李幼澄完陽府院君李忠元上洛君金  
時敏遷葬時皆引此例行之一據切臣不可有異同似

當依此例為之事入 啓蒙 允矣以勳府 啓辭觀  
之則前例只給棺槨石灰造墓軍矣啓辭之意若是其  
明白而該曹因歸厚署所報以禮葬磨鍊云臣竊恠訝  
更為呈狀于勳府其略曰勳臣禮葬實是 國家崇終  
之盛典當受而不得受不當受而受均為未安本府前  
例不應禮葬而該曹以禮葬磨鍊則是不當受而受也  
極為未安他勳臣初不禮葬者移葬時有禮葬之舉而  
亡父獨未蒙哀榮之典則亦是欠闕伏請移文該曹詳  
考前例明白入 啓處置俾無舛施之患云則勳府將  
為移文矣適於其時因兵曹 啓目有 下問之事禮

曹嘗為覆 啓定奪故不果移文矣大抵禮葬之典雖  
是人臣至祭然如有一毫違例越分之嫌則非但臣心未  
安先臣地下之靈亦不安矣臣初因傳聞有所希望而  
及見勳府所引前例絕意禮葬之盛舉矣該曹不察勳  
府 啓辭又不考的當之例只因歸厚署下人之言敢  
引不當引之例至曰臣之呈狀內以禮葬為辭故歸厚  
署以禮葬磨鍊云是緣臣妄言以誤該曹臣不勝惶恐  
未安之至伏地待罪取 進止

扈 駕南漢時割 丙子十二月

伏以頃於登對之日氣塞喘急言不成聲不盡所懷而

退至今耿々尤不勝悶鬱焉病伏之中竊聞胡差來到  
城外復言和事敵之誠偽雖不可知然必有所以兩國  
交兵使在其中兵家之事也今宜差遣的當人負措辭  
開諭曰當初你以王子大臣為言故我為兩國生靈屈  
意許之矣你乃反覆不信又以 東宮為請此則決不  
可從之事也三軍扼腕皆願血戰不復更念和事矣今  
你復以好意來告果能誠心請成退師江外則王子大  
臣亦可遣也不然則唯有戰耳以此意差為說請以觀  
其答兼探虛實亦是兵家之一道也近日我軍勦殺零  
賊 朝廷動色相賀若將如是而可以了此敵者然臣

竊聞焉目今被圍累日尚無蟻子之援敵若添兵城中  
食盡則奉 君父於一片孤城之中其危不啻一髮豈  
不思緩禍之計決存亡於一着哉臣之愚意一面差人  
往來以示羈縻之色一面埋伏截殺俾不得迫近城下  
以待外援之至方為萬全伏願 聖明留神焉取 進

止元草見失記憶  
書之或多落漏

漢城判丑薛免劄 丁丑二月

伏以臣新受京兆之 命而未即聞知今始 甫謝道  
慢之罪大矣且臣伏聞以臣兼察賑恤之任臣尤不勝  
悶迫焉敵兵彌漫城外此非人臣言病之秋而賑恤為

任極緊且惡如臣癘病決難堪當不得冒昧陳達臣  
之病狀國人所知頃者扈 蹕山城之日重得赤白痢  
翻胃等症匙粒不下元氣漸盡一行大小人負謂臣必  
死幸而縷命不絕擔負入城而精神迷罔失前忘後有  
同喪魂之人四肢不能收拾行步之際倩人扶曳氣息  
綿惛向人發言不得成聲以如許精神筋力何能料理  
拮据救活人命乎臣雖無狀亦有人心當此國破家亡  
之日安有一毫厭劇避事之心而自求安便乎誠以病  
勢如此決不能支堪而徒貽債事之患也伏願 聖明  
俯察危懇臣本職及賑恤之任並 命適改公私幸甚

取進止

賑恤使辭免劄 丁丑三月

伏以自前賑恤之任只出上副使上使則大臣為之副使則戶曹為之蓋借重於大臣以便號令專責於度支以通財用之意也臣不敢遽引右事只以近例言之黃慎以戶判為副使而其時大臣李恒福為上使金蓋國以戶判為副使而其時領相尹昉為上使臣以戶判為副使而其時左相金瑬為上使在前賑恤使只出二員據此可知今則不然當初以臣為上使以戶曹參判為副使已非舊規厥後以大臣兼管則大臣為上使戶參

為副使而如臣劄官減之可也而至今仍存臣實未曉其故也我國官制稱為使者只有上副使副使二員未之前聞臣以文移間事辭難使曲折議于右相李聖求則右相以為允文移之際參判為副使而勿書相臣職銜云揆以事體安有是理若以大臣為上使而列書副使二人於其下則此乃提調衙門之規非上副使設立之例也貪多則無益於事而有妨於體統大矣如臣釐疣減去宜當伏願 聖明下臣此章于 廟堂使之議處幸甚取進止

判府事兼戶曹判書辭免劄 丁丑六月



伏以臣蒲柳之質已迫遲暮犬馬之疾漸至沉痾頹無筋力可堪驅策而今日非臣子言病之秋且所帶之職亦無機務鞅掌之事故變亂之後扶曳供仕以顛仆為期矣不意度支之任竟歸於已試無能老病垂死之殘軀臣聞命悼恐罔知所處臣八九年來有疾纏繞不可名狀而其中眼昏之症最妨於治劇蓋凡百文書以手拈紙字字行行眼諦視然後僅能解見一張看時已淹畧刻許多朱墨文書雖竟日著眼何能遍覽乎若使即齊開讀聽而裁決則精神迷罔失前忘後讀至再三漫不知正意如何近日脈恆文移酬答之際已驗

之矣錢穀之司事務浩穰簿牒雲委倘不左酬右應案無留積則事多積滯臣之衰耗不合此任姑置勿論而唯此眼病決難刺煩伏願 聖明察臣危懇新除職名亟許遠免以授可堪之人則 國事幸甚微臣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取 進止

館伴辭免劄 丁丑六月

伏以臣伏見更曹移交前頭勅使以臣為館伴此非近例臣竊恠訝壬辰以後 詔使之來也必以戶判為迎接都監提調遠接使館伴則別為差出未有戶判兼為館伴之時蓋接待之需戶曹主之不有至者糜費必多

而劑量濶狹以濟其用專在於度支則不得以戶判  
為提調而國家財用十分竭之若不專心料理則無  
以辦事故只為提調而不差僉伴之任者良以此也往  
在乙丑年詔使時該曾從然以臣為館伴臣於其時  
援引舊規上劄請改自上令廟堂議處者堂乃以  
李廷龜為館伴金尚容為遠接使以臣為迎接都監提  
調此則聖明亦必記憶矣厥後丙寅年天使時領  
相金滙為遠接使李廷龜為館伴金蓋國以戶判為提  
調甲戌年天使時金蓋國為遠接使洪瑞鳳為館伴  
金時讓以戶判為提調此是近例之章之可據者也今

此勅使之行若不比擬於天使則已若一依天使  
例接待則豈可捨已成之例而創出新規乎自今新經  
大亂國儲虛竭掌財之官必須一意規畫專心措備  
然後事可辦集臣若伺候於客使所館酬酢應接則囊  
篋細務誰能裁決乎况館伴之任出入行禮之事甚多  
臣下部不仁行步踣跚腰背疼痛曲而不伸彼人所見  
失儀甚多所關亦非細矣伏願聖明下臣此章于畜  
堂遵依舊例別出館伴令臣專察提調之任毋致僨事  
幸甚取進止

戶曹判書辭免劄 丁丑七月

伏以臣七十之年積疾沉痾煩劇之任決非所堪而國事艱危勅使將到臣於此時不敢言病扶曳殘骸勉供職矣數日之前忽得痢疾晝則少間夜則還劇度數頻數腹痛甚於食飲專廢元氣甫然合眼昏昏言不成聲以如許精神筋力治劇實難且臣賦命險巖本無嗣續過房所生亦皆夭折先臣基業付托無人臣常痛悶日夜疚懷乃於上年幸得男孫含飴未幾掌珠忽失至情所發難以理遣以此心火上攻膏肓煎熬飲冷不已痢症加重四肢無力卧而不起此時度支之長一日曠職則事多積滯伏願 聖明俯察危懇臣本職及兼帶

備邊司內醫院提調盡 許遠兌公私幸甚臣之此言不是憚勞病勢如此不得已冒死籲呼無任惶恐戰灼之至取 進止

兼判義禁辭免劄 丁丑九月

伏以度支之任素號煩劇如臣癘病固難承當况值勅使之行又兼都監之務酬應之煩百倍平日而內醫備邊亦非閑局奔走無察日不暇給矣不意茲者復長金吾聞 命倅恣罔知攸處臣之所帶皆是劇地雖在盛年尚患難堪今臣七十之年積疾在身筋力若絲毫之微職務似丘山之重譬如羸驂任重不能致遠小軀多載

必至覆沒臣之顛仆固不足恤 國事債敗則後悔無  
及况臣曾忝 王府讞獄失當重被臺評物議猶峻豈  
敢復叨再誤獄事伏願 聖明俯察危懇臣無帶內局  
提調及新授判義禁府事槐院提調并 賜遼免則庶  
幾竭盡心力專察接待清使之務得免生事公私幸甚  
臣無任伏地祈懇之至取 進止

無戶曹判書判義禁辭免劄丁五十一日

伏以度支金吾俱是劇地不得相兼事勢即然非但舊  
例如此臣於季秋曾忝是任露章乞遘 聖批即允豈  
非 聖明俯燭難兼之宗狀克推體下之 鴻恩乎不

意今者復有是 命臣誠聞感罔知所處金蓋國以館  
伴薛適金吾而臣以提調為其代館伴則總裁而已提  
調則酬應細務若歛懸絕而蓋國則適免臣則雪上加  
霜尤不勝悶鬱焉大抵勅使留館有幾日子想必非久  
還歸而本曹挾務則毋論其去留一樣煩劇內局提調  
亦非閑任而又無 王府之長則三處劇務決非一人  
所可堪當此非臣之私言舉 國公論莫不如此伏願  
聖明曲察危懇臣無帶職名盡 許適免公私幸甚臣  
積病之中添得寒疾痛勢極苦此時退伏私室宣所安  
心忝無任悶迫隕越之至取 進止

戶曹判書時劄 丁丑十一月

伏以作事必須謀始後患當審其初始之不審而終無後悔者未之有也我 國之接待清使此是初頭今番開例之得失係後日之休戚可不慎哉我 國密通清朝道路無碍他日使价之頻煩益可知矣數年之後輦輸無窮之歲幣則 國計固已難支又於使价之來接待務從豐侈必無裁損則 國家何以支吾民生何以保存乎况今奏聞中極陳我 國殘敗之狀而一邊盛張器具以示豐饒之色則言與事異難以見信此亦不可不慮也臣欲將此意仰 稟 睿裁而今之 國勢

十分危損萬一清人援引 天朝詔使時舊例執言生怒則事有大可憂者故悶默不言應接之需竭力料理矣近日伏見白牌進事賚咨文則有瘡痍甫定之語彼亦似有寬恕之意而陪從宰臣狀 啓內又曰此處亦知我 國蕩殘之狀接待之際雖有未足之事必不至於可責云此必揣摩彼中事情有此馳 啓也目今供帳諸具然盡措備需用之物亦已拮据今番勅使是以支過但恐一開此例後弊難防臣之愚意清人所喜者在於浮華戲劇之事儀文觀羨之具此等繁文固不當減損至於飲食鋪陳微細節目減之無妨臣之此言

非為今日道也竊為日後之事深有慮焉請令都監議于  
廟堂 稟旨裁處 國事幸甚臣無任惶恐預越之至取  
進止

戶曹判書時劄 丁丑冬

伏以馬島貨牛事備局陳其不便而 聖批不允今持  
委遣倭譯非但臣愚有所慮國人皆以為不可伏願  
聖明少垂 睿念臣竊聞對馬一島壤地福少牛畜不繁  
島主雖欲應副其勢未由而一自昭長老出來之後島中  
大小事無不報知於關伯今此貨牛之事關伯不許則見  
侮多矣若或快許而優數許送以大官稱為國使而領乘  
則船隻格倭其數必多應接之難有不暇顧而彼若慮有

德色欲為上京或發他請則處置實難且耳目多則聽聞  
亦廣 國中之事無微不聞而亦不無啓釁之端矣若或  
優送牛隻於馬島使我載運則以何船隻以何格軍搬運  
於重瀨之外乎况人情施而不見報則怨怒生焉彼若以  
千百之牛送之而責德於我則以我 國物力何以報之  
彼國寧愛我 國花馬每每送價求買送牛之後音報耽  
羅之馬則當何以處之耶此亦不可不慮也夷狄豺狼遠  
之可也豈可與有無相資財畜相通者乎古之帝王謹  
夷之辨嚴內外之防豈非後世之明鑑乎且日本牛隻其  
鮮甚少雖已齒老無異我 國之畜牛其國之俗不以牛  
耕云設令此牛朝而出來夕而耕田與異類通財用固非

長筭况無用於耕犁者乎九事雖有後弊目前有大段  
利益則客或為之此事無大利而或有後患莫如不為  
之為愈也伏願 聖明下詢 廟堂更議處置幸甚

戶曹判書兼判義禁辭免劄 戊寅正月

伏以臣積年病廢之餘復叨煩劇之任策勵衰朽竭力  
奔走雖於 國事無一毫裨補而勞傷則多矣眼疾脚  
病已矣固不足言而今此內傷外感之瘡最為若劇蓋  
脾胃內敗風寒外束表裏皆病榮衛俱虛當初雖用和  
解之藥而尚未得汗潮熱往來寒氣進退頭顱如破脚  
節皆痛食則惡心嘔吐夜則虛煩不寐寢食俱廢元氣

日脫委頓床席不能起動觀此病勢積傷所發旬月之  
間差復難期而以臣之故綱常大獄久未按鞠甚為惶  
悶曷勝云喻設令獄事已畢臣病復蘇度支之長善帶  
金吾決非七十老臣所能堪當况今大獄方張臣病若  
此豈可等待伏枕方痛之微臣使三省莫重之舉久久  
傳康孝臣三度請急切祈 恩遠而加由之 命出於  
格外臣誠惶懼罔知所處伏願 聖明察臣病痊可之  
未易 諫囚人訊鞠之為甚臣本職及所帶判義禁巫  
賜遠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取  
進止

戶曹判書時劄 戊寅四月

伏以瑞泰監鐵使備局令臣自領且使戶曹卽官時時  
檢察臣之愚意如是則事體不重恐無以辦事故請以  
出入臺侍之人爲從事官又差監官使之董後事人  
眷蒙 允矣臣近聞物議皆以爲 朝廷別出使臣使  
諸路監鐵咸歸管轄則差出幕僚以重事體固無不可  
而只爲兩邑監鐵別出刺官甚非事宜自古理財之事  
不擾民而能濟者幾希頃年各衙門興敗民怨甚多足  
爲今日之監戒况今大亂之後 國家多事賦役繁興  
徵發頻煩民未息肩遠近騷然此時又聞監鐵使之號

則民必疾首蹙頰益增愁怨之心非細故也今計莫如  
停罷監鐵使而使度支勾管兩邑守令另擇有才局有  
風力之人委任責效之爲愈云議者之說誠有意見伏  
願 聖明更令 廟堂從長議處幸甚取 進止

戶曹判書辭免劄 戊寅六月

伏以臣年及致仕病至難醫以致仕之年處煩劇之地  
其勢固已難支况兼之以難醫之疾乎受任之初已知  
其決難承當而時屬艱危義不敢辭避竭心盡力扶曳  
供職已踰一年矣素榆之景漸至遲暮犬馬之疾日益  
沉痾加以近來眩症極重少有起動目眩頭暈旋轉恍



惚昏倒不省一日之內如是者數矣帶此重病勢難供  
劇故日昨冒昧請恩矣 聖批以調理出仕為 教此  
症非一朝一夕感傷之致實是老人氣血俱虛神不守  
舍而然也決非旬月所可調治設令身無疾恙謝事之  
年久長度支在古絕無誠以聰明筋力不能尙當錢穀  
之任故也今臣精神衰落處事昏謬施措之間動輒失  
宜獲戾多矣鍾鳴漏盡夜行不已則非但自貽身災債  
事必多伏願 聖明察臣危懇臣本職及無帶盡 許  
適免使臣退處散秩以迨晷刻之命不勝幸甚臣無任  
激切祈懇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之處事小無

昏謬之失宜勿控辭速出行公

戶曹判書辭免劄 戊寅七月

伏以臣之種種病狀言之猥褻故不敢盡陳於辭單中  
矣 聖明未燭實狀視同循例丐閑加由之 命出於  
格外臣誠惶悶罔知所處臣近年以來百疾交作左目  
全不視物右目亦且昏瞶尋丈之間不辨人面行步之  
際如瞽無相至於緊閱文書往往錯誤不能覺察臣之  
此疾積有年紀而近來益甚此則國人之所共知也且  
腰痛脚病眩暈等瘥漸至沉痾踰跚跛躄左扶右掖登  
降階級匍匐以行有時旋轉顛仆不省臣有此難醫之

疾而當 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義不敢辭退竭力供職  
已踰一年矣老年氣力如日下山精神日益昏憤榮衛  
日益凋耗四肢困倦百骸疼痛坐衙則倚案昏昏發言  
則失前忘後酬應庶務之際依倚若夢中之語臣亦自  
知其難久於世矣又自前月念後猝得痢疾病勢甚苦  
臣數年之前嘗患此瘡飲水始瘳故不量氣力之異前  
復用已試之俗方仍得寒縮之瘡一日之內乍寒乍熱  
者不知其幾度矣食飲全廢元氣日憊一語三引起居  
須人以如許氣力治劇劇煩決非所堪臣竊悶焉朝紳  
之間臣年甚高六曹之中地部最煩以甚高之年處最

煩之地設令身無疾病其勢難支况宿病新恙咸萃於  
一身者乎臣夷考文籍叅以見聞致仕之年作長地部  
者絕無其人豈非以年老氣衰之人不能旬當錢穀重  
任故也臣若因循久冒則在臣難免溘然於 國必多  
債事公私情勢極為悶迫伏願 聖明俯察危懇臣本  
職及蕪帶並 賜遠免使臣就閑調治得延晷刻之命  
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惟 聖明垂察焉臣無任祈懇  
祝禱之至取 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度支之長  
非久其官則雖有研案心計無所施巧况當此板蕩使  
坐席不煖哉卿雖老病不可不為國盡瘁須勿固辭從

速察職

再劄

伏以臣祗承 聖批敦諭丁寧伏讀再三不覺感涕先零臣家世受 國厚恩義同休戚當 國事艱危之日捐軀盡瘁以報 聖恩之萬一者是臣之願亦臣之分也茅臣景迫崦嵫病入膏肓外存形骸內實枵然雖欲竭心盡力以效涓埃其勢未由人君任官所貴乎久任責成者以其才智足以舉職精力足以幹事故也如臣老病特一奄奄垂死之人耳近日精神筋力益無供劇之勢臣若貪榮冒 寵久不知退則債事必多後悔無

及况臣忝叨此任已踰一年則不可謂席不暇煖而效蔑絲毫事多墜廢有何裨補於 國家而必使之久叨重任上誤 國事下速臣灾乎伏願 天地父母曲加矜憐臣本職及無帶並 賜遙免使臣就閑調病得延危喘公私牽甚臣再瀆 宸嚴罪當萬死無任惶恐隕越之至取 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至懇予意已諭卿勿固辭

三劄

伏以臣頃將危懇累瀆 天聽而 聖意以度支為重不許逋免臣且悶且惧不敢更為籲呼矣本職既不

得適則今之所望只在於減其無帶之務有時休息專  
力本任而已臣之情亦戚矣臣之本職固是劇務而無  
帶備局內局亦非閑漫之地也循環仕進於三局殆無  
一日休暇如臣老病何以堪之哉臣自上年無帶內局  
而猶且力疾支過矣老去氣力月異而歲不同數月之  
內漸憊益甚勢將顛仆臣竊悶焉伏願 聖明俯察危  
惻臣無帶內局提調亟 賜適免俾臣得保危端專意  
本職公私幸甚臣如非悶迫之至何敢復瀆 宸嚴乎  
臣無任惶恐戰灼之至取 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  
辭至此當勉副焉

戶曹判書時劄 戊寅七月

伏以頃日備局於洪靈狀 啓回 啓時欲設推辭以  
示曲從之狀而明陳實情以冀感悟乃是主意故請出  
上副使以重其事而自 上特命左相入往蓋欲其周  
旋得力故也臣伏見奏文草稿已令西閭挑選軍兵聽  
候云則彼之所欲已從之矣末端雖有去云之語不過  
微露情惻而亦非析請求免之言則只差單使奏知勉  
從之意兼謝勅諭事理而已何用大臣為哉亦何用上  
副使以貽一路之弊哉清國之所大欲在於發兵而發  
兵大事既已聽從則此外千言萬語儘歸無益况此啓

喻之言似涉卑褻既無所益於目前亦未如以此有碍  
於後日篇末一款刪去無妨糧餉一事百計無策奏文  
中極言飢荒辦糧之難而牛馬盡斃決難搬運之意則  
說得似略此一款尤加詳盡亦當出身之中無知博妄  
者多而三南之人尤甚豪橫且南中論議深斥助兵此  
輩聽其餘論煽動惑衆之言使軍心離散則到此地頭  
恐有難處之患也赴防出身勿為充數只令運糧似合  
事宜臣之此言出於過慮然亦不可謂無其理也當初  
約條既定萬數今減五千自以為德五千之軍准數徵  
發而盡責兩西則兩西之人必有偏苦之怨矣如欲慰

悅人心樂為趨事則莫如科舉頃年西路設科試取而  
元額太多虛偽相雜成命還寢終歸失信群情落莫  
至今嗟怨今宜更遣重臣與本道監司分作兩所設為  
覆試而官屬驛卒切勿許赴則軍無調發之難而官屬  
亦無見戾之患矣如是而猶為不足則補以兩道東伍  
允為便順矣抑臣又有愚妄之見今此發兵雖出於不  
得而已戴履天地何以為心徐觀事機兵將出境則通  
諭都督似不可已自上或直為揭帖或令邊臣因往  
來漢人付送尺書洞陳事勢之萬之不獲已則天下之  
人曉然知我國情事之可矜矣一面直告于清國曰

二百年臣事之國一朝加兵而無一言以告則人情天  
理豈容如是據實直言無有隱諱則彼欲張皇聲勢以  
為劫和之計助兵之言必不深怒矣允茲警言實皆巧  
拙然區之所懷不得不達伏願 聖明下詢 廟堂從  
長議處幸甚取 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劄陳之事當  
令廟堂議處

右相兼戶曹判書辭免劄 戊寅九月

伏以 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所司而三公統六卿六卿  
統百司此古今之通誼也頃日大臣建請以臣兼判地  
部此決不可行之事也臣竊恠訝而所重在於本職故

兼帶之難便不暇論矣今者本職既不獲辭黽勉拜  
命而度支之任則決難兼察蓋大臣所引房玄齡自領  
之事乃一時非常之舉非後世取則者也以我 朝之  
事言之則大臣兼帶六卿 祖宗朝雖或有之不過兩  
銓及禮部而皆有實判書大臣則兼領提察而已申叔  
舟之於禮部杜淳之於兵部柳成龍之於吏部皆有實  
官而此三人兼之柳成龍之事則臣亦分明記憶矣三  
曹之務不過人物進退典禮軍政等事則其事雖大其  
務不煩本曹堂上往來詢問自無所難力曹則不然積  
案盈箱皆是錢穀出納文書并勾之微尺寸之細無不

南坡集卷三  
四三  
稟決於判書臣雖無似既廁大臣之列則豈可躬親細務以傷體統乎昔唐德宗謂李泌曰軍旅糧儲卿主之吏禮委近賞刑法委柳渾泌曰陛下不以臣為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有所主則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德宗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臣之愚劣不可擬議於古人而事體則無古今之殊不可不察也以節目間事言之則地部之坐殆無虛日臣開坐於本曹乎開坐於政府乎欲坐於本曹則六曹非大臣可往之處欲坐於政府則政府非該曹可坐之地百爾思之節之難便若為此慮錢穀文書使佐

貳官裁次則判書之所幹何事劑量濶狹參酌緊歇推多愛通以濟其用專在於長官此等裁處咸委下官則何用判書為哉不親細務則兼帶無益欲為親領則事多妨碍極為難便 陛下即陛下以來 詔使支持之事非止一再別無大臣兼領之舉而善為支過目今朝紳之中豈無可合之人而必以臣兼帶不當無之任使官方溷淆體統紊亂取笑一時貽譏後世乎伏願 聖明深惟掣肘之患 洞察難便之狀適臣兼帶另差實官使之專意察任以存 國體公私幸甚取 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今此兼領之舉出於才之事雖苟且姑為

隨便指揮

再劄戊寅九月十六日

伏以臣伏承 聖批以今此兼領之舉出於才乏事雖苟且姑為隨便指揮為 教臣竊感焉朝紳之中已試此任而著稱者有之雖未已試而多才諳識時務者亦有之苟能委任責成則孰不能舉其職乎如臣謏劣有何顯效而使之破格仍帶他人之有才有能者則未究其用而 謂之才乏恐有歎於 大聖人則格之盛德也且苟且姑息政治之大害如不知之則已既已知之則何可一日仍循而不改乎兼領之舉節之妨礙事

難便非但臣極知其難行國人皆言其不可矣若以為臣久於此任能知近日事情與生手有間云則差出實官使之專意察任而事之難處者使臣相議容或可也 不出實官而令臣兼帶則決不可為也伏願 聖明亟 蒞臣兼帶之職另差實判書使體統不紊官方不溷幸 甚臣再瀆 天聰無任悚懼之至取 進止

與左相聯名劄戊寅十月日

伏以坤位久虛大婚未定一國臣民莫不顙望而臣等則又有私憂過慮蓋清國之俗以婚媾結親為重而前朝故事無不知之萬一發言却婚則將何辭而拒之乎



頃者我 國軍兵退却之後時無盛氣詰責之事當怒而不怒似有別情臣等尤竊惟訝大抵壺位已正則彼亦不敢生心振振久空則在我拒之無辭伏願 聖明深惟防患之大計罔 念拘忌之小弊亟行正始之禮以慰臣民之望不勝幸甚不然而遲延姑息事乃大謬則悔之無及矣臣等之言雖似過慮而亦不可謂無此理也惟 聖明留神焉

敦諭後劄 戊寅

伏以臣瀝盡肝膈之血章八上而未蒙 允諭至 遣近密之臣敦諭諄切臣誠惶感同知攸慮臣聞莫嚴者

公議可畏者輿論苟有人言則雖庶官猶不敢在職况大臣而負大累者乎古人云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臣當其爰立之初自量已審罔不可冒昧承當而 聖教丁寧責勉非一臣感激 天恩雖勉勉趨列久添匪獲非臣之志也既出而聞之則清議之士譏刺甚峻云物議如是而臣若貪榮戀 寵恬不知退則是廉取都喪之人也將焉用彼相况臣景迫峻嶮病入膏肓何賄之志漸至難醫遽降之疾日益沉痾其他種 宿病不可枚數一味委頓與死為隣自今 國事艱危日甚一日運變又起按獄方急此非大臣言病之秋而臣之情

勢如上所陳宜度遠慢之誅決不可仍據髑席污辱名  
老臣之此言出於悃愾無一毫虛讓伏願 聖明臨  
於軫恤遠臣職以安愚分以謝公議幸甚取 進止

無戶曹判書時劄 戊寅十二月

伏以臣病狀中得見該曹歲幣庫庫單件記大緊與臣  
所料相同而其中不淨已將為分定各道者亦多有之  
臣伏念今此凶荒八路同然民方阻飢大命近止而前  
頭似當有查官勅使之行其所供應之需費出於民而  
又此歲幣分定於外方則飢饉之民何以堪之哉竊恐  
邦本先蹶國不為國臣之愚意明年歲幣則切勿令在

於外方只以該曹所儲及各道應上納之物湊合以用  
而後年為始分定外方歲以為常在所不已所謂該曹  
所儲者臣曾在度支為歲幣之用別置好木五百四十餘  
同且見存紙地亦可為一年之用矣所謂各道應上納  
之物則瑞泰兩邑鹽鐵所賣之木幾至百同咸鏡道  
進獻人參作布亦至二千五百餘疋平安道所送資裝  
木還收者雖非應上納之物而亦可補用矣歲幣物件  
凡二十二種而弓角胡椒蘇木大好紙小好紙則本曹  
有之各樣花席則當以禮單所用年例上納者用之白  
苧布二百疋則以瑞泰鹽價木頃於林韓舒三邑綿紬

南地集卷三  
四  
二千疋則以資裝還收木留於兩西布一千四百疋細麻布四百疋則以成鏡道人參價布捧用細布一萬疋則以該曹別置好木五百四十同內除出二百同用之米一萬包則今年西運之糧多至三萬石矣其中雖有所用餘儲必多且明年下道西糧及兩西應運之米其數不少萬包之米不患難備矣茶一千包則已為分定於所產處此則不至大段勞費也順刀二十把則令統營兵營分半以造腰刀二十六把則令軍器寺造作龍紋席四張則依近例除給奴婢身真令所產官織造青黍皮三百張水獺皮四百張豹皮一百張鹿皮一百張等

物則計其價直須有一百六十餘同木綿然後可以買得本曹別置五百四十同內又除出一百六十餘同換買宜當銀子一千兩則該曹見儲之銀可以充之所難得者黃金一百兩也此則決不可以本色准備初年則某條買得以數十兩送之其餘皆以白金倍數代充而此後則黃金決難覓得之意臨時力陳似為合宜此黃金白金貿易之價亦以該曹別置五百四十同內餘存一百八十同足以買得如是則二十二種皆可辦得而不必令定於民結矣凡物買得之際欲以廉價賤買則物主不肯求售而事不易就公家貿易豈可競雜刀之

利取抑買之怨裁京外所買之物務令平價抵換俾無  
民怨可也臣所謂後年為始今定外方者蓋歲貢之事  
必不但已何可每年艱難拮据為裁除自該曹可措者  
外其餘難備之物不得不分定永為恒式也外方之民  
雖至愚無知者皆知歲幣當出於民結云明年則民方  
飢餓故不忍卜定後年為始卜定之意明白曉諭俾民  
預知亦當臣之最所慮者徵銀一事也彼之所徵若止  
數萬兩則該曹之力猶可辦出若過於此則萬無可措  
之勢請令 廟堂速為料理使無臨時窘迫生事之患  
幸甚臣積病沉痾思慮昏謬今此歲幣措置之策未知

便否如何而此乃臣平日所料者故敢此陳 達推  
聖明裁奪為取 進止

右相辭免劄 戊寅十二月

伏以臣之惛臆已盡陳 達而竊想 聖明猶未 洞  
燭不避煩猥復據情相瀆冒之罪萬死無惜臣之負犯  
非薄物細故實是難貸之罪累而填填冥行辱招物議  
臣將何面復居鼎席乎 國事艱虞通獄方起身為大  
臣固難退伏况有 台命前後沓至臣雖無狀豈不知  
不俟駕行之義哉但臣之進退異於庶官徒知君命臣  
恭之義而不恤公議晏然趨列則臣之無恥固不足道

其於羞辱 朝廷污蔑名器何哉事勢如此疾病亦重  
終不得赴 台臣罪萬殞臣罪萬殞臣過蒙 寵擢受  
恩深厚陳力就列圖報萬一是臣至願安有一毫辜  
息避事之心哉誠以三公之職冠冕百僚決不可受人  
指點而冒慶故也此非微臣一己之私實閭 國家事  
體伏願 天地父母曲察危懇 特賜達免改卜賢德  
以重名器以安愚分幸甚取 進止

請勿罷耆老所屬奴婢等物劄 已卯三月

伏以耆老所之設非一時權設衙門之比自 祖宗朝  
創立已久我 太祖大正親臨賜宴 手寫御諱藏之

本所自是以後 列聖相承具禮愈隆 錫賚優蕃盛  
事流傳 祖宗優老之典益可想矣今番衰亂之後粹  
然革罷京居典儀則屬於政府以應本府之後外方奴  
婢及田畝魚鹽則或歸版曹或給本官有若無主已物  
屬公者茲雖曰權罷事體亦為未安臣等竊自嗟傷焉  
凡茲賦獲田畝皆是 祖宗朝賜與之物壬辰兵火之  
後亦無移屬之事而今乃分割若此恐非愛禮存羊之  
意也且本所應捧之物足以裨補 國計則當此板蕩  
之日臣等豈敢徒循舊事遽請復設乎觀其一年所捧  
極為零星不能為有無於經費而終歸漫浪之用或為

勢家及郡縣所占 祖宗賜與之資豈端使然哉若曰  
本所之事貽弊外方者甚多云則唯當祛其弊端而已  
豈可俾草二百年創設衙門手事雖微細實關風化伏  
願 聖明特命有司本所之屬之物仍舊貫還給本所  
使 朝家尚齒之風不至墜落不勝幸甚至如宴會之  
舉求請之事凡干彌文弊風一切革除只收拾已散之  
物以為諸老臣聚會之所而如有死喪則自本所贖贖  
致祭等事略倣故事而行之似為便當推 聖明裁處  
焉臣等無任惶恐隕越之至取 進止

右相辭免劄 已卯三月

伏以頃日耆老諸臣 上劄之舉非敢欲為太平時盛  
事只欲收拾已散之物復存衙門之號使 祖宗優老  
之典不至全然廢墜而已臣之本情不過如斯而此時  
此請發得太早人之駭聽烏得免焉此無非臣老昏錯  
料之致自咎之外更有何說伏覩 聖明鑄削臣職以正臣罪  
當此艱虞之日身為相臣無一事裨益 國家而安陳  
非時不緊之請自犯尊已誇榮之罪悚懼慙慙置身無  
地臣近日以來賤疾方苦不能趨詣 闕下引咎自劾  
退伏私室席藁待罪伏願 聖明鑄削臣職以正臣罪  
臣無任惶恐戰慄之至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

意臺諫所論殊為過當卿宜安心勿為控辭

右相辭免劄已卯十日

伏以臣之眼病鍼藥無效謂之難醫之疾而置之矣數月之內猝然增劇以看書一事驗其加減數月前所見書字今不得視始焉左目偏暗而右目則不至太甚矣今則左右皆昏不辨物色其勢將至於兩眼俱盲私情之悶迫可勝言哉近聞潘冲翼等諸人之言肝膈腎膈兩穴各灸百餘壯則可以防將來漸昏之患云臣之此病出於血衰暮境垂死之日欲治積年沉痾之疾吁亦晚矣安有取效之理乎然而從前所施者只是鍼藥而

艾灸之方則曾未一試今依方外醫士之言欲試灸法而玉候違豫久未平復此非大臣乞暇鍼灸之時惶恐遲回不敢陳達矣自今抄秋將盡寒節漸迫若過此時則灸不可得茲敢冒死煩瀆伏願 聖明俯察危懇特賜恩由令臣限十餘日燂灸調治如或得一灸之效則豈非大幸臣無任悚惧戰灼之至取 進止

右相辭免劄已卯十二月二十五日

伏以臣數日來重得感冒之症頭顱疼痛骨膈牽引痰喘極盛咳嗽益甚夜不能寐坐而達朝瘵羸之質益加綿悒然而此症觸寒所致似不足深慮唯此眼昏之症

南坡集卷三 五十四  
最為洵迫蓋臣之得此疾于今十二年每將難醫之狀  
上瀆 天聽亦不知幾度矣病根深痼漸至加重今年  
夏秋以前則雖不遠視猶能近視矣自十月中旬目睛  
刺痛幾至數朔自是以後昏瞶益甚雖白晝睛明之時  
如在大霧之中咫尺之間不辨物色每於備局之坐諸  
宰在座而不知誰某聽其音聲然後始為認得文書到  
前瞭然不知為何物使即吏讀而聽之若其數行短牘  
譯說不多者則自可領會而至於曲折盤錯文字浩穰  
則雖使再三讀過輒即前後遺忘及其商確論議之際  
一向茫昧無所可否是乃冥然一盲人耳鼎軸是何等

重任而如臣兩視失明之人竊據具瞻之地喪廉恥而  
取指笑哉雖在平泰之世猶為百僭之羞况此危急存  
亡之秋乎以如許廢疾之身貪榮戀 寵尸居其位則  
公議謂何臣之此疾衆目所覩實狀難掩今臣所言若  
有一毫虛張則治臣之罪以為人臣欺罔者之戒如其  
不效則 亟賜遼免改卜賢德 國事幸甚嗚呼今日  
是何時耶 國勢之艱虞日甚一日凜之熱莫保朝夕  
臣雖無狀世受 國恩職忝大臣之列常以不得一死  
為恨乃於此時徒懷就閑自便之計因念捐軀盡瘁之  
義則 聖鑑孔昭臣何敢為此態也只緣賤疾如此已



無可為如蒙 恩濤得以原任參聽 廟議則區區報  
效不患無路公私事體允為兩便懇乞 聖明垂察焉  
臣無任祝禱祈懇之至取 進止

右相時劄 庚辰正月

伏以申文入送之議臣亦同參此事出於群情之難遏  
而無非如臣無狀忝居大臣之列慮事不密之致今聞  
下備局之 教臣魂驚體粟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  
也 國有難處之事而 嚴旨又下臣所當隨參諸大  
臣之後以講善後之策而臣之病勢比前十分加重咫  
尺之間不知所之決無供職之望臣之情勢極為憫感

方欲 上章待罪乃於此時 名牌下臨臣尤極驚惶  
同知所措目光所照眼睫莫開寸步不能自行加以近  
日添添寒疾伏枕呻吟未赴 名命違慢之罪至此尤  
大伏願 聖明亟命鑄削臣職以正臣罪臣無任惶恐  
戰灼之至取 進止

右相時劄 庚辰正月

伏以臣雖病慶區區憂 國之念豈以進退而有間乎  
臣伏聞備局以 世子行期勿退事陳 啓至再 駁  
下終不 允許臣不勝憂慮疑感之至今茲請還之舉  
出於一國臣民之至情自聞喜報破壁皆起矣旋以民

欒遂寢其行臣民之失望如何清國之疑訝如何鶴  
駕淪於異域至今四年春宮懸慕之懷殿下思憶  
之情曷嘗頃刻暫弛今有難得之幸會不即奉還而遽  
退於五六朔之後則不近情理而事不順矣清國聞之  
必以為國王之病必是虛語初以省疾請之後以民  
弊止之民弊之有無初豈不諫而請之耶此必有別情  
疑訝橫生事之不信勅中所謂反覆不常之請我何以  
自解耶殿下割愛忍情許送大君元孫於虎口殿  
下之側無一侍奉子孫而東宮之行亦為遠退則非  
但殿下調攝之中無以為心天下之事變無窮可憂

之事不一其端殿下何不念及於此乎殿下專以  
民弊為慮恤民之意至矣盡美然而臣愚妄意竊以為  
不然自古役民之事可已而不可已則民怨起而邦本瘁  
如不時興作土木遊畋之事是也今此儲君還國實  
是一國慶幸之事民皆欣之然日望小海之儀容民情  
大可見矣雖或竭民之力費民之財必不怨况朝廷  
上下盡心規畫拮据該曹及各衙門所在之物以為三  
道折銀之用而刷馬之價支持之需亦自朝廷推移  
脩給以補不足則恐無大段病民之事矣其所以拮据  
之策原事議定之後從容料理無遺策可矣勅書中

既有鳳凰城交替之語在我之道從他所為方有順便  
不必別為遷就之言致彼疑恠也但其奏文措語宜以  
節屆東作農務方殷舟師徵發適在此時西路騷然民  
力已竭而皇眷出於尋常特令賤息前來省疾雖有民  
弊有不暇顧之意善辭四荅則庶幾動念而護行軍兵  
或有略帶之理矣伏願 聖明更加三思下臣此章于  
備局另為議處不勝幸甚臣計拙慮短誤事多矣唯當  
惶恐竊罪之不暇而病伏之中所懷如此不敢終默惟  
聖明垂察焉取 進止

南坡相國文集卷之四

劄

領中樞府事時劄 辛巳八月

伏以臣以父母墳拜掃事呈告乞暇伏蒙 天恩給由  
與馬至有澆奠床備給之 命臣感激 優異之數不  
覺涕泗先零但臣之筋力不能跨馬臣之先壠俱在水  
邊臣賃得小船欲由水路往來當此驛路凋弊之日不  
宜乘駟翱翔以貽郵傳之弊至於澆奠之床 息及泉  
壤第畿甸歲荒列邑蕩竭此時官給奠需則害必及民  
臣心實不自安若無容措伏願 聖明俯察微懇還收

給馬澆真備給之 命不勝幸甚取 進止

昇平府院君臣金 領中樞府事臣沈聯名劄

因領相 榻前所 啓史官薦令廟堂為之

便否春秋館入 啓請議大臣而原任皆病不

收議 傳曰朝家允有議大臣之事毋論事之

大小原任大臣皆不獻議此禮在於何經不過

朴承宗倨傲之習至今猶存也

伏以臣等但以無狀忝在大臣之列狗馬之齒已踰七十膏肓之疾日益沉痾精神昏憤思慮顛錯尋常與人酬酢語無倫次而至於朝家論議尤昧然不知其可否

允有 下詢之事不敢妄有所陳臣等之罪固以大矣昨日伏見春秋館草記 批云云臣等魂驚骨寒久而靡定夫臣而倨傲是謂不敬不敬之罪在法固赦伏願聖明下臣等子司敗以正臣等之罪不勝幸甚臣等無任惶恐隕越之至取 進止

又拜右相辭免劄 癸未三月

伏以無狀小臣過蒙 寵擢曾忝相職實非輿望玷辱名器厚招物議至今思之愧懼深深不意茲者 謬恩又加 寵渥愈隆 拔臣於病伏之中置臣於廊廟之上臣聞 命憚恐若隕淵谷人罪之不稱姑置不論而

臣之筋力斷無供職之望蓋犬馬之齒已近八棗危喘  
僅存百疾交作癯羸沉痾朝夕待盡而其中阿瞶之疾  
日加月增已作失明之人行步之際不辨高下往往顛  
躓失儀甚多咫尺之間未識人面聽其音聲始知誰某  
至於備局大小文書俱不得見必使郎吏讀而聽之耳  
聞不如目見讀未終篇已忘其初必須再三讀之然後  
僅得領略其梗槩矣備局規例凡千文簿必待諸大臣  
看過方為裁決而以臣之故酬應稽遲至於時急覆  
啓之事亦且後時則豈非可慮之甚乎况事機極秘不  
宜透漏者亦使口讀以煩聽聞則所關尤不細矣

誠何時而如臣駕劣竊據廟堂目無所見徒仰人口則  
國事豈不寒心哉在昔理平無事之時大臣罕赴朝堂  
且無奔走之勞故雖耆艾多病之人足以承當今則不  
然軍國多事機務浩穰相臣陳力就列日不暇給而間  
有行役跋涉駘如臣老病何以堪之哉臣之此言雖  
涉憚勞實是直陳無隱之意也嗚呼國事之艱危愈往  
愈甚微臣之老耄日加一日五六年已試無能之臣  
豈宜復當大任於奄奄垂死之日上累 聖上知人之  
明下貽愚臣覆餗之災乎臣雖欲捐軀盡瘁圖報 聖  
恩之萬一其柰力不從心何哉伏願 天地父母曲加

南坡集卷四  
三  
憐察 巫帝臣職改卜賢德則 國事幸甚微臣幸甚  
臣無任瞻望象魏涕泣祈懇之至取 進止

右相時劄 癸未四月

伏以旱魃之灾何代無之而未有如今日之慘酷者也  
盖連年失稔飢饉荐臻赤立之民日夜祈祝者只在年  
穀之豐登而今年灾沴之作亦甚於上年芒種已迫點  
雨不下烈日張空凄風連吹赤土飛塵野無青草兩麥  
既已出塲百穀亦未播種元々叩心朝夜惶々自分盡  
填於溝壑是象愁慘有不忍言仁愛之天緣何譴怒至  
於此極耶上 軫淵衷不遑寧息思所以感動天心弭

灾致和者曷有極哉然而 敬天之宗未著修省之道  
不誠自前審理冤獄欲其宣通幽鬱導迎和氣而畢竟  
豪放者不過數三輕囚 罪已求言乃是反躬自責取  
人為善之意而言涉不諱則未蒙 察納 避殿減膳  
只是應文遍禱山川徒為黷神如是而欲望轉灾為祥  
不亦難乎伏願 聖明益加敬天之實更盡修省之道  
體桑林之六責效宮庭之露禱以回天意而囹圄之間  
流配之中常赦所不原者亦令疏釋以施曠蕩之典下  
十行之教以求忠謹之言言雖不中不以為罪減去常  
膳以示貶損之意虔誠祈禳以獲神祇之佑振淹滯以

通漕鬻寬賦稅以賑貧民使人心悅豫和氣旁流則天  
怒可回乖氣可消矣且無衣無食之民備經寒餓瀉氣  
薰溼死亡相繼隣里之人傳相曳屍委棄街路死肉未  
冷狗彘食之非但所見慘惻足以感傷和氣亦令有司  
申明掩骼之政收屍埋齒勿令暴骨於原野亦是王政  
之一事也如臣無狀忝居台輔有此切迫之灾心如焚  
灼寢食何安縲之身雖不能有無於天人相與之際  
然國有灾異責免大臣古之道也伏願 聖明鑒罷臣  
職以答天譴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隕越之至取進  
止

右相時劄 癸未四月

伏以無狀小臣重膺大拜公議之不與臣自知之而勅  
行臨迫事勢狼狽勉就列矣伏聞兵曹叅議閔應亨  
登對之說攻斥大臣不遺餘力而末云大臣不得其人  
故 國事日非云此乃總論之言而正謂如臣者道也  
逡中說話雖不得其詳而臣緊聞此言慙懼益深置身  
無所大臣繫 國家安危雖在理平無事之日猶當慎  
簡况此危急存亡之秋乎如臣駑劣萬不近似者再忝  
相職 國事之日非無足恠矣閔應亨之言實是藥石  
之言也臣何敢晏然仍冒以防賢路以誤 國事伏願

聖明亟遜臣職改卜賢德弘濟時艱不勝幸甚臣無任  
激切祈懇之至取 進止

拜領相辭免劄 癸未五月

伏以三公一體固無輕重之差而首相之任其責尤大  
蓋凡千機務相臣雖與同議至於裁決咸歸首席倘非  
智慮足以臨事劈畫雅望足以冠冕百僚者則莫宜居  
之臣本碌碌庸資名論素輕百拙俱備寸長茂如重膺  
相職實非輿望至於首揆之任尤不可承當臣聞 命  
悸恐若無容措目今 國勢抗掣日甚一日危亡之象  
凜乎如髮宜擇賢良以濟艱難臣是何人敢處鼎軸之

首以辱名兇以誤 國事乎臣年迫八十兩目失明肩  
負黃扉自知不堪作長台鉉公議謂何伏願 聖明俯  
察危懇改卜賢德以畀上相之任公私幸甚臣無任激  
切祈懇之至

領相辭免劄 癸未七月

伏以臣老病日甚氣血漸脫數月以來益增漸頽有時  
眩作昏倒不省人事僅僅扶曳隨行矣本月初二日以  
問 安詣闕而臣家僻遠冒曉早發適於是日雷電  
大作風雨撲面左頰厥冷有同冰鐵自是以後左邊偏  
虛仍成麻木津涎流下不能收斂此乃中風之兆也八



十之年敗瘞添發氣力之綿綴無足恠矣藥房問安  
之規必須戴星趨詣前頭涼冷之即以臣瘡病決難供  
仕臣竊悶焉臣之所帶職名莫非重任而獨於內局提  
調者先乞免似若有所取舍於其間迹涉憚勞分義未  
安而筋力不逮之患內局尤甚茲敢冒昧籲呼伏願  
聖明曲加 憐察亟遙臣內局提調之任俾臣得免朝  
夕顛仆之患不勝幸甚臣無任祈懇祝禱之至取進  
止

領相時劄 癸未九月

伏以之蔓之罪當死者非一嚴鞫得情依律處斬者臣

之議也勿移禁府直為三省者臺諫之論也雖所見小  
異而同歸於誅殺則一也臣非有一毫容護之意不過  
膠柱於律文見事昏謀之致而言者不諒臣之本情勤  
加容貸賊子之名臣之惛臆無路暴白臣竊痛焉緣臣  
妄議尚稽省翰上累 日月之明下拂公共之論臣罪  
萬死身為大臣負此容貸賊子之罪決難抗顏仍冒於  
百僭之上伏願 聖明遠免臣職以正臣罪 亟從公  
論以正玉法不勝幸甚臣再將危惘擾於 靜攝之中  
臣罪尤大臣無任惶恐戰灼之至取 進止

領相辭免劄 癸未九月

南坡集卷四  
伏以臣有終身難洗之累隨忝庭請是也人臣負此罪戾固不可復齒周行况此具瞻之地予臣於頃年忝叨相職五上疏章瀝血控辭者皆以此也逮至今日又擢首揆踧踏不寧之心與前何異只以自劾之言不足以感回天意徒為瀆擾之歸故悶默隨行不敢更瀝天聰而羞愧一念橫在胸中何嘗一日安於心乎竊聞道路之言諫官疏中有曾叅廢論而至據台府之說云原疏未下雖未得其詳一聞其槩不覺瞿然之至臣遭逢聖明曲荷勇拂之恩而瑕累猶在公論益激豈敢仍冒重辱名兇乎目今玉候雖愈尚未復常容使

將到酬應事煩此非大臣辭退之時而相臣去就與庶官不同負罪被斥之臣決不可一刻為冒伏願聖明俯察危懇亟罷臣職以正臣罪以謝公議不勝幸甚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祈懇之至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所陳之事其已甚之言不必介懷宜勿控辭安心行公

敦諭後劄

伏以臣瀝血控辭誠未格天絲綸連降近侍縑至敦諭諄切責勉丁寧聖明何取於臣而恩禮至此臣感激恟恟不覺涕泗先零臣遭逢聖明曲荷洪造滌

蕩瑕垢 寵擢彌隆消埃未報奉身辭退豈臣之所樂  
為者哉只緣臣罪久而益彰公議愈往愈峻夫隨參庭  
請亦是廢論然而猶有首從之分矣今則直作廢母之  
人憫君臣父子之大倫臣而廢母厥罪伊何生為一  
代之罪人死負千載之惡名戴履天地何以為顏且臣  
年迫八十疾病沉痾兩目失明四肢痿痺行步復人動  
輒顛躓罪累若此老病若此鼎席之首決非所堪伏願  
天地父母曲加憐察 亟遷臣職以正臣罪以謝公議  
國事幸甚徵臣幸甚臣無任瞻望象魏雪涕析懇之至  
取 進止 答曰省卿上劄予心缺然卿之心事言之

已甚予已洞燭須勿固辭速出行公以劄予至意

領相時劄 癸未十月

伏以臣之呈辭以 大祭齋戒留政院不得入矣即接  
遠接使狀 啓鄭也去首相不為押班則必生大事去  
彼之恐言有不足恤而第念自 上不得出庭行禮而  
首相亦不郊迎則彼必嗔怒其持 國事或不無生梗  
之患臣不得已黽勉出迓于郊外矣但在告之人先為  
出 肅然後行公例也而事勢忙迫未得詣 闕肅拜  
經先出郊臣無任惶恐俟罪之至取 進止 答曰省  
劄具悉深用嘉喜所陳之事實合權宜卿其安心勿為

俟罪

教諭後劄

伏以臣有閔迫情悃籲呼乞免非止一再而天聽邈然異數愈隆繞降溫綸獎勵諄切又遣近侍教諭丁寧感激之心雖切於中進退之難於茲益甚臣惶悶寤感周知攸處臣從前引咎自列竭盡無蘊而日月之明有所不燭茲敢不避煩瀆以畢其說伏願聖明少垂察焉臣之負犯案非薄物細故係關倫紀厥罪伊何聖度包容雖不加刑章置之冗散之班使之保全性命則是乃天地生成之德也今則不然剪拂過

隆恩擢頻煩歷敷卿列無異平人臣猶自愧人謂斯何臣凡有除拜輒即露章自劾不知其幾度而七年郊外杜門屏跡不敢復齒周行者以此故也因亂復起不敢告退日循叨冒遂至大拜臣於其時五上疏章瀝血控辭者皆是自劾之言也辭不獲免已試無能則復入台鼎實非輿望堂堂盛朝豈無清名雅望足以冠冕百僚之人而必以如臣滓穢身負大累者復置巖廊之上羞辱朝廷再誤國事抑何故耶臣之此累出於怕死國言雖峻猶有首從之分矣至于今日直作廢母之人乃與爾瞻造訶同其罪名百步十步均是走也

人言之來何足恨也生為名教之罪人死負難洗之惡  
名顧瞻天地持此安歸臣負如許之罪而居不似之任  
人或指點曰乃如之人胡為乎再入相府臣每聞此言  
不覺面發赤而頰有訛何敢展布心力論列是非乎  
國事由臣而日非風俗緣臣而益偷豈不寒心哉古之  
大臣雖出處不正大節虧缺苟能善為謀國相業可觀  
則足以掩其前愆而臣則不然復忝相職作事憤憤舉  
措之間動失機宜議獄之際所見昏謬物議崢嶸公論  
森嚴臣之罪戾床上疊床內訟而已何辭自解 聖恩  
雖重公議可畏人臣不容於公議則無以自立於 朝

廷之上此臣所以大聲疾籲不知止焉者也臣老不還  
則其罪有六無忌憚也喪廉恥也幾公論也汚名器也  
僨國事也妨賢路也本罪之外加此六者則 聖明雖  
欲終始死冒亦不可得也臣家世受 國厚恩自乃祖  
乃父蒙 列聖洪造曲成之澤逮至今日遭逢 聖明  
偏荷殊 恩寵擢至此涯分已踰捐軀圖報是臣之願  
也况今時事孔棘 主憂未紓人臣分義不忍便訣奉  
身体退豈臣本情哉顧臣罪戾若此公議若此甘心寵  
利抗顏復出則人非鬼責何以當之加以老病日深筋  
力已盡具瞻之地決難仍冒伏願 聖明俯察危懇

南坡集卷四  
臣無任瞻望雲天雪涕祈懇之至取 進止 答曰省  
劄具悉予甚欲然劄陳之事其已甚之言不必每每介  
懷領體予至意更勿固辭

敦諭後劄

伏以君命臣恭禮之大者臣籲呼雖切 天聽愈邈再  
遣 近密之臣 敦諭懇至臣感激兢惶所當趨 命  
之不暇豈敢一向退縮以孤 聖上剪拂曲成之至息  
乎第臣所負者倫紀之大罪所畏者至嚴之公議唯此  
一事固已難容於人理而又以之蔓之獄獻議謬妄之

故物論愈久而益激臺彈將廢而還止身為大臣罪戾  
重疊而貪榮戀 寵抗顏復出則不恤公議無忌憚甚  
矣臣寧受違慢之罪而不敢冒恥出仕者畏公論也重  
名累也况臣年迫八十氣血消脫百疾纏繞兩目失明  
陳力就列決不可望伏願 聖明諒臣情之懇迫察臣  
言之非老 亟遣臣職以安愚分以謝公議不勝幸甚  
臣每以已陳之說瀆擾於 靜攝之中臣罪萬死無任  
戰灼之至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至懇予意已諭  
卿其勿為固辭以副上下之望

敦諭後劄

伏以臣七上辭章 俞音尚闕三遣 近侍 敦諭益切感激雖深悶鬱滋甚臣聞人君體下之道所以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之謂也 聖明視臣之罪名只是語言薄過乎抑亦公事場微罪乎 察臣之進退出於厭劇就閑之計耶抑亦不樂仕宦而然耶臣近聞臺諫之言以臣本以廢母之人營護弑母之賊云此乃天地間大罪而人理所不容也身為大臣雖以微瑕細故出入臺論尚不可異然行公况負此倫紀之極罪將被臺彈者抗顏仍冒於具瞻之地則臣心安耶不安耶百稽敬耶不敬耶其將揚眉吐氣論列是非乎抑且舉手動

足發號施令耶臣寧受違慢之罪決不敢冒恥復出而左議政沈 亦被重駁必不能容易出仕臣與左相俱不得出而右議政金 又為赴潘則是一國無三公 國事豈不寒心哉臣有不可出之勢而含糊不言若將再出者然以至鼎席俱空廟堂虛無人則臣之罪戾至此益大伏願 聖明亟遣臣職趨此右相未發之前改卜賢德則 國事幸甚臣之此言為 國非為私也亦願 聖明勿以臣言為循例譙讓而速 賜裁處為臣無任惶恐戰灼之至取 進止 答曰省剡具悉至懇劄陳之事浮薄輩情外之謗不足介懷速出行公

以副予至望

敦諭後劄

伏以臣之乞退實非得已哀籲雖切天聽俞迫數旬之內近侍四至敦諭之旨如父誨子自前大臣乞免者何限而恩禮之隆未有如今日臣是何人獲此異數感惧交集汗淚俱瀉撫躬者循罔知攸處且臣曾於劄中畧及臺諫之言蓋據實直陳以達小臣罪名甚重惶恐踧踖勢難在職之意也聖批以浮薄董情外之謗不足介懷為教言責之臣謂之浮薄身犯之罪謂之謗言以臣之故有此過當之教王言一播瞻聽

失望臣尤不勝未安之至如臣無狀忝叨匪據癡痕百出罪戾山積決不可仍在相職以益身累伏願聖明曲加憐察亟遘臣職公私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取進止荅曰省卿上劄予甚缺然廟堂空虛已至累日卿不可不為國強起以副予至望也

領相時劄 癸未十二月

伏以臣卒得重病生死未定而適於此際乃有世子東還元孫北行之舉迎送之節俱係緊急而廟堂空虛策應無人國事誠可憂聞伏願聖明亟遘臣職以上他相左相之代亦為速出不勝幸甚臣精神昏迷



言不盡意惟 聖明裁處焉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  
悉深用慮念左相之代當依劄辭施行卿其勿辭安心  
調理

頌相辭免劄 癸未十二月

伏以臣頃上小劄以病乞免而神昏氣塞言不盡意今  
始詳具病狀仰瀆 天聰伏願 聖明亟賜裁處臣素  
有偏虛不仁之瘥年老血衰之後漸至沉痾手足麻木  
脚膝拘攣中風之形十成八九矣乃於本月初三日早  
赴賓廳日次之坐將及 闕門忽然昏倒不省人事下  
人曳入於金吾當直氣脈將絕語言不通幸賴備局諸

宰咸來救療招醫診視及時用藥半餉方甦始通語音  
而左臂左脚全不運用以手按之至於爪入肌膚而亦  
不知痛自是以後鍼藥並施畧無顯效一自頽倒之後  
不復運動轉側須人雖房戶一步之地亦不自致熱勢  
甚盛喉舌焦乾飲冷不絕厭食日甚有時潮熱炎上頭  
痛無發夜則虛煩全未入睡日子已多元氣漸脫臣年  
迫八十位極人臣死亦無恨但身為首相時際艱危伏  
枕私室曠廢職務 元孫北行而既不得拜送 世子  
東還而將不能祇候病裡憂懼曷勝云喻 聖恩如天  
異數稠疊遣醫視疾藥石罔效感激兢惶不覺涕零臣

荷 天地生成之德雖不死於朝夕顧此蘧蓀之疾必  
不得復為平人目不能視物脚不能行步則更起趨列  
勢不可得伏願 聖明察臣情之懇迫 憐臣疾之危  
劇亟通臣職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懇之  
至取 進止 答曰省卿上劄子甚慮念卿其勿辭調  
理行公

再劄

伏以臣病勢甚重痊可無期露章乞免未蒙 允俞虛  
帶職名委頓床席臣誠悶迫不知所出矣不意內局提  
調之 命又及臣身哀籲雖切 視同例讓言病雖深

劇務反加伏想賤疾輕重 聖鑑有所未燭而然也臣  
元不勝悶鬱煩惱之至臣之病患表瘡雖歇食不知味  
真元日耗半軀不仁起居復人日氣稍暖則或有差愈  
之望而寒沍之節斷無供職之勢當 聖候調攝之日  
一未參藥房問 安之列臣罪大矣臣惶恐悶感未嘗  
一刻安於心也臣於去夏亦忝內局之任敢以老病難  
支之狀上瀆 天聽 聖恩如天一劄即 允是 聖  
明憐臣老病而然也豈有憐之於前而不憐於後乎况  
今病勢十倍於前日者予伏願 天地父母曲加矜察  
將臣本職及內醫提調丞 賜遣免以便公私千萬幸

甚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  
卿懇無帶內醫提調當勉副卿意卿其安心調理勿為  
固辭

領相辭免劄 甲申正月

伏以臣伏蒙 天恩退伏調治今已月餘若干表瘡雖  
似差愈左邊不遂之瘡一向沉痾氣血偏枯遂成跛躄  
寸步難動起居須人臣環顧臣身則奄奄垂死之人省  
循職名則魏之上相之任安有委頓床席曠廢職務而  
仍冒首揆恬不自處者乎伏願 聖明俯察危憫 亟  
遣臣職公私幸甚抑臣病伏之中竊有所懷近來乾象

示警地恠層出可駭可愕之灾式月斯生而頃日又有  
熒惑入斗之變人心驚駭久而靡定未知前頭果有何  
應而天之警告至於此極耶自古熒惑之災其應不爽  
而人君一言之善足以消弭伏願 聖明益加戒懼懋  
修德政如臣無狀亦宜策免以答天意不勝幸甚臣以  
眇眇之身雖被退黜不足以感回天心然遇灾恐懼之  
道宜無所不用其極惟 聖明留神焉臣無任激切祈  
懇之至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劄辭予當惕  
念卿其勿為固辭安心調理

再劄

伏以臣於去冬猝得重病幾死復甦自是以後一息雖存半體不遂元氣大脫尚未蘇復飲食失味于今三箇月矣羸悴日甚精力日耗有時昏倒若將垂盡而頃緣朝家多事不敢言病扶曳行公矣又自四五日來重得外感之瘥遍身寒縮肢節疼痛頭顱如破耳孔如刺咳嗽無發晝夜不止痰飲成積於膈間哮喘之聲有同曳鉅夜則倚壁達朝不能暫卧厭食比前益甚近口輒嘔臣之病勢非偶然感傷之瘥也氣血俱虛脾土受傷百疾交作轉輾沉痾臣行年七十六歲立朝五十一年鐘漏已盡涯分已踰雖無疾蠹固當知退况此瘥病沉綿

若此雖欲竭力供職其勢未由即今右相入藩左揆呈告臣獨在矣此時辭疾極知分義之不安而第諸大臣之中臣年最多臣病最重賴無筋力可堪越列不得已冒萬死籲呼伏願 聖明俯察危懇 亟遣臣職使蟻蟻微臣任便調養得迨畧刻之命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其勿為控辭調理行公

領相時劄 田申三月

伏以昨者備局諸臣以臣不為酬應之故各道狀 啓不得回覆之意入 啓則依前例為之事 批下矣可

南坡集卷四  
據前例諸臣未能分明記憶只上年冬間臣病未行公  
其時適有緊重西報有司堂上因上命來問於臣臣  
亦率意酬答矣今者有司之臣援此為例來問然後覆  
啓臣不勝未安之至曾在冬間臣病雖重而伊時未有  
呈告之舉在家職啓猶有可諉今則露章請急已有  
日矣凡大小之官以病呈辭則不得行公乃是流來不  
易之例也身在病告之中口談朝廷安有是理跡涉貪  
戀事異規例其不可行也審矣且臣積疾沉痾精神昏  
憤凡百思慮動輒顛錯決不可與論籌邊之事備局諸  
宰時時會于本司緊開文報稟首裁處亦有舊例請

令備局依此舉行宜當無任惶恐墮越之至取進止  
答曰依啓

左相時劄乙酉正月

伏以臣於昨日伏承聖教乃李晚榮論罪事也臣惶  
惑驚駭不知聖意之所在也俞伯曾父子之寢雖有  
人言臣以負累之人曾被伯曾顯斥妬婦之嫌不可不  
避臣不敢盡言至於吳挺一辱賢之事士論咸憤而置  
而不論者鎮靜之意也李晚榮新從遠外來率爾發論  
惹起鬧端之失固有之矣然此非渠做出之言也兩人  
之事喧傳於播紳間有耳皆聞身居言地隨所聞論列  
乃其職耳雖於規例上小有差誤恐不足深罪也大抵

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可也豈可從而罪之以塞忠諫之路也頃者閔應亨補外令又李晚榮被罪則四方之人不知有罪無罪咸曰某也某也以言獲罪云則一臺官之被譴足以杜千萬人之口此豈 聖世之美事也伏願 聖明平心澄省焉垂死老臣妄陳所懷無任惶恐隕越之至取進止  
答曰知道

同時待罪劄

伏以臣頃上小劄略陳所懷而媿逼之言則不敢開口矣伏見洪茂績上疏 批答辭意甚峻引喻之旨嚴

於鈇鉞 聖教雖未必的指臣身而三公 啓劄之後有此嚴峻之 旨臣驚惶戰慄措躬無地臣識見昏謬是非不明徒慮臺官之被罪有妨言路而不知喧傳之說亦有公私之分妄陳瞽言致有未安之 教臣罪至此尤無所逃矣身為大臣罪戾如此決不可抗顏仍冒於百俸之上伏願 聖明鑄劄臣職以正臣罪改卜賢德以定國是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隕越之至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再昨引喻之辭非為卿等而發宜勿控辭安心行公

左相時劄二再正目

南坡集卷四  
伏以萬里之行必須預為裝束然後可無臨時窘乏之患  
而右相病重不得治任謝恩使不可不改差而待罪大  
臣之列者無論時任原任俱是老病之人或有緩經行  
後者今之使事極為可慮且臣伏見遠接使狀 答勅  
使依例受宴云若宴則碧蹄以後各日宴享大臣當為  
進參而領相方有疾病臣之狗馬賤疾與年俱深入新  
年來筋力益覺漸頓腰痛楚眼疾增劇前日則陞降  
階級之時倩人扶掖矣今則平地行步亦賴人扶前日  
則數步之外能辨物色矣今則咫尺之間未分黑白其  
何以進退周旋於勅使之前乎至於舉筋釋筋之節觀

彼所為方可相應而目無所見何以應機酬酢乎失儀  
必多駭視不少以此以彼俱極悶迫如臣年最多病最  
深者特 命遞免改卜賢德公私幸甚臣之此言不是  
臨事辭難之意也實狀如此伏願 聖明垂察焉臣無  
任惶恐隕越之至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使臣當  
以大君差送卿其勿辭行公

拜右相辭免 世子傳劄

伏以臣曾忝左相兼帶 世子傳矣今者移拜右相而  
兼帶仍存不改該曹必泥於法文而然也三公之任專  
以虛目為重故自前 世子傳左相兼帶之

事則絕無而僅有豈可捨已成之例遵循有之規乎况  
保傅之職為任極重當授宿德重望之人如臣蒙學淺  
識莫宜居之請令該曹改差事甚取進止

右相辭免劄乙酉三月

伏以臣老病日甚精力漸盡一自復忝相職固知決難  
供仕而國有大慶慶曆皆起臣於此時不敢言病力  
疾隨行矣乃於五六日前添得右邊麻木之症上自肩  
髀下至手指無不麻痺有若群蟻行走於皮膚間其苦  
不可堪矣臣素有偏虛不仁之患而麻痺之症則今始  
發作中風之形十成八九臣竊悶焉衰老既極無一事

猷為筋力已盡又不堪驅使以致大君替臣等遠行臣  
心已極不安而又添新疾症勢甚重自上鍼灸之日  
未得隨參問安之列身為大臣事通慢臣罪大矣  
伏願聖明亟遠臣職改卜賢德不勝幸甚臣無任激  
功祈懇之至取進止



